第一章  坑里的“舅舅”

   晚秋时节，残阳似血，天空上已浮现出几颗忽明忽暗的星星，来昭示着夜晚的降临。

   在远离城市的寄宿学校宣涛中学内，只看见一群人正在不知在这个本该离校回家的周五晚上。

   “光宇哥，我求求你了，把书包还给我吧！”一个戴着眼镜，脸上血痕累累，面容普通的少年正在学校后山旁看着自己的书包像易拉罐一样被随意地踢飞，而自己却只能疲于奔命，但领头的少年却还在乐此不疲，直到看见另一个小弟把周围的一只大型流浪狗给引了过来，他才命令手下停止，并随意地将它踩在脚下，不屑地看向那个已经累得瘫坐在原地，血痕累累的少年。

   “罗屿 你知道因为你的愚蠢今天让我有多生气吗？”吴光宇边说边用脚背狠狠地碾压起脚下那普通的书包。

   “我知道，不该自作主张，没有冰啤酒的时候擅自买冰汽水，还有不该拖累班级的英语成绩，让怡薇被萧老师当众批评，还有…”罗屿慌忙站起身来，但他在说道萧老师的表情有明显变化，流露出一种不甘和愤怒，但又归于平静。

   “怡薇，是你配叫的？”吴光宇听到罗屿如此亲密地叫着他还没征服到的女人时，放弃对他书包的伤害，转而一脚踹到罗屿肚子上，踢飞了半米远，正好踢到护栏旁边。

   “你今天犯的最大错误，是你这个野种的后妈竟然把我和你这个野种相提并论！”吴光宇显然是被萧琼在英语课上被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点名，感到了耻辱，于是到了下午，也不急着回家，而是想办法狠狠教训一顿罗屿，可惜的是，他不知道，这即将为他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听说你爸，不对，是你养父，是瀚海大学文学系副教授啊，可是自从他在你姐姐出生后，忙于研究那些情感读物入魔了，结果和好几个女学生厮混在一起，结果导致你那个耐不住寂寞的老娘也跟男人鬼混去了，离婚前生下你这么个贱种，直到6岁，给你体检，你养父才发现给别人养儿子呢！”

   吴光宇整合着他从家里和学校调查来的情报，用它们大肆嘲讽起罗屿来，“连萧琼这个贱人也是你养父的马子呢！把你弄来这座学校只不过是你们家觉得你晦气才送过来的，不过害的小爷也真是倒了血霉，碰上你这么个东西，不过……”吴光宇见罗屿低头不吭声，将口袋里的小狗开胃剂一股脑地倒在了罗屿的书包上面。

   “不过你今晚准备就跟特么狗睡一个地吧！”吴光宇扬起一脚将书包踢飞了出去，还伴随着几声尖锐的笑声，罗屿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书包飞出护栏外，也顾不得他人的阻拦，直接跳上垃圾桶借助垃圾桶的高度，翻到了院墙之外。

   而引过来的那条大黄狗却是咬着书包的肩带，撒欢般的跑去了森林深处，看着这场闹剧开始的吴光宇小团体则是幸灾乐祸地离开了后山，“宇哥，你这招太绝了，趁放学抢了他的书包，再让李鹏把黄狗给引过来，最后看他跟黄狗来一段追逐赛，你这招高，实在是高啊！”

身旁的狗腿子裴峰恭维道。

   “这只是个开始，后面就该到萧琼了，对了，反正他家里人也不管他，不如让我成全一下他们，让整个周末都没有这个家伙打扰，这不也是好事一件吗？”吴光宇自诩正义地评价了自己的此次行为。

   “宇哥，462号公共汽车最后一班就要停运了，你把他放在这里，万一……”李鹏看着校门口那即将开走的公交车补充了一句。

   “哼，这个烂命一条的野种，万一没了，关劳资什么事，今天晚上去蕴娴会所找几个技术过硬的给大家接风洗尘，去去晦气！”说罢，吴光宇领着一群人奔向了他停在校外的那辆超跑。

   “该死，吴光宇你丫就是心理变态，被萧琼批了，关我什么事？要不是萧琼根本不管我的学习进度，就硬把我拉来你们这个寄宿学校，我至于会跟你们这帮货色有交集吗？！还不准我喊张怡薇的名字，你算老几，你妈也是小三上位的，要不是因为你是副市长的儿子，你在这个地方早就被人拉明面上评判多少回了？”在一边追击黄狗一边发泄完心中的怒火时，好运气似乎降临到了罗屿身上。

   那条体型壮实的黄狗在跑步时被路边的尖锐木片划伤，罗屿趁此机会捡起地上的石头打中了黄狗的嘴，打下了书包，但黄狗在反应过来罗屿在攻击它时，呲着牙眼神凶恶地望着罗屿，但罗屿趁它爆发怒火的时候，嗖嗖几个石头下去让黄狗远离了书包，在黄狗即将扑过来要咬罗屿时，罗屿瞅准时机拿起书包爬上了一颗歪脖子树，而黄狗却只能看着树上的罗屿发泄般地大吼，并试图用它的前爪也爬上树去，可惜它只是徒劳无功。

  看着树底的黄狗，逐渐吹来的冷风，罗屿不由地翻找起书包里有什么能引开黄狗的东西，但在黄狗猛烈的嘶吼声中罗屿没注意的是树上的枝丫已经支撑不了他的重量，正在开始一点点地崩断，像一根快要在不到一分半的时间里，罗屿随着树枝一起掉进了旁边的沙堆中，而黄狗也扑降了过去，露出根根锋利的獠牙，而罗屿在掉到地上的时，就做好了先用书包来挡住黄狗的进攻，然后用圆规进攻的策略。

   但他万万没预料到他脚下的沙堆其实是个大号的流沙坑，他与黄狗一起被强大的吸力给锁住慢慢下坠，在下坠途中，他发现沙坑的正中央有着一颗奇特的跟核桃大小般的圆球杂乱无章的分布着蓝、白、金三色，但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美感，但更靠近那颗圆球的黄狗却在被圆球触碰到的时候，原本还算壮实的身体极速老化，眼球慢慢失去亮光，直至脱落，化成风沙，最后甚至是仿佛没有留下存在的证明。

  不，我才不要被一个流沙坑给埋葬呢，我可不会让那些瞧不起我家伙心想事成，我要让他们永无宁日，在他发疯般给自己打气的同时，那颗圆球仿佛感应到什么似的，主动凑近了他，他本能地想要推开，但在接触到的一刹那，圆球便飞入了他的口腔，与此同时，他还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拉出了流沙坑，“老姐，…你就看上了这小子…”“五年多了，在我终于恢复点力量后，你就让这小子来接替你…”“我真是对噬天魔蛛一族的命运感到担忧哦…”在奇怪的絮叨声中，罗屿昏了过去。

   在罗屿感到身上被人划开了一道口子，疼痛使他清醒了不少，他睁开眼睛只见一位身高在1m8以上，面若冠玉，蓝金色眼眸中带有几分伤感，但在身上一套青色长袍的衬托下略带妖异的男子如同老旧的灯泡一样忽明忽暗地闪烁于罗屿眼前，手中还粘着几滴鲜血，而嘴边带有的些许痕迹表明了他正在品尝罗屿的血液。

   “妖怪大人，小的我不知道这是您的地盘，多有得罪，还请您多担待，小的我以后一定再也不来打搅您的修行了！”罗屿正慌忙起身，给面前的妖怪磕头谢罪时，一股清风般的力量将罗屿扶至歪脖子树下方。

“你小子，以后你我就是舅侄的关系了，你以后要是有什么搞不定的事，小舅我给你想办法！”那青色长袍的男子在意味深长地看了罗屿一眼后说道。

“啊…”罗屿对这奇特的发展感到有一丝不解，哈，啥时候，妖怪也喜欢收干儿子了，不对，是侄子。

看着罗屿懵逼的表情，男子开始给他讲解其中的逻辑关系了，“我还是先告诉你，被你吸收的那个是什么吧？那是我们噬天魔蛛一族的女皇真胆，里面储存了每一位女皇的血脉力量，那是每一任女皇的镇族之物，可是，天杀的巫族，竟然在灵气退潮的时候，抢夺我们的至宝，没有办法，我姐被巫族人擒住，被抽干了里面的大部分血脉之力，等我赶到的时候，老姐只能燃烧元神，将剩余这么一点血脉的真胆拿给我，让我保存下噬天魔蛛血脉的火种。”

讲到这里，他脸色青筋暴起，并不自知地握紧了双拳，但很快又讲述了起来：“当然，我也不是没有跟巫族正面对抗过，但因为我本身实力不够，我只能和那些帮凶作战，还干不过主谋，但我还是从他们学习了一些秘法，在我以巫族秘法引诱过其中一个主谋过来时，却发现我的力量也随着灵气退潮而逐渐衰退，但我还是砍断了主谋的一条手臂，但我也被卷入退潮洪流中，后来，我在脱离了灵气潮流飘来到了这个世界，企图收集足够多的力量来让老姐复活。”

“可是老姐，她终究还是元神消散了…”男子的故事把罗屿听得一愣一愣的，“现在你的血液里已经流淌着的是噬天魔蛛的高贵血统，我希望你能达到我们那个世界的传说层次，打破世界壁垒，随我一起把巫族诛灭。”罗屿还是很难从男子的故事寻找到认同感，但他还是想到了，既然所有人都不拿他当人，做妖又何妨？至于达到所谓的传说，诛杀巫族，还是等以后再说。

“那小舅，冒昧地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罗屿问出了他的第一个问题。

  “知无。”男子语气平静地回答。

“那咱们噬天魔蛛，有什么力量？能干什么？”罗屿小心翼翼地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吞噬，不管是生灵的血肉，修为，灵魂亦可吞噬，但修炼到一定境界，一定要吞噬大因果之人，否则会卡在瓶颈，比如说我，比如说老姐。”罗屿听到了知无的回答后，心里狂跳，紧接着问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修炼？”

“一般按我们那个世界来说，人类修士都是练一部基础的引气决，来从开灵按部就班的来，到了后面则是修炼正经的功法来内外交汇突破境界的，而我们妖族一般是生死搏杀，或者是找一些特殊的灵花灵果来进行开灵的。不过我们也可以通过交合来内外兼修吸收灵气的。”知无沉思说道。

“但这个世界的修炼法则，我还是不太清楚，也没碰见过类似的同类，鬼怪，僵尸，恶魔，道士等存在。”知无也是摆了摆手，表示爱莫能助。

“那我现在是女皇了，为什么还是一副男性外貌？”罗屿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那是因为你阴气不够旺盛，你可以选择吸收足够多的阴气来徐徐图之，或者直接吃干抹净掉一个女人，再借助她的肉体转换成女皇！”知无随意地把答案告诉给了罗屿。

“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噬天魔蛛今晚就将迎来他们真正的女皇了！”罗屿兴奋地舔了舔舌头，似乎做好了某个重要的决定一样。

“哦，你小子确定好了人选？”

“但小子愚昧，还是先去他家的路上，我们商量好具体的行动方略吧！”罗屿发出了他有史以来最畅快的笑声。

         第二章   “新母”   在去往隆昌小区的路上，“吴光宇”（罗屿）时不时拿出手机装作再和什么人打语音一样，一直凑到脸边小声地说着什么，“小舅，你是说这个学校里有人在针对我？”   “不，准确来说，他是要你包含怨恨地死去，然后以整个学校为养鬼地，让你死后化作阴煞，并且根据你的出生年月来说，你是戊土之命，更有可能化作土行阴煞，更加疯狂、残暴。”知无在一旁分析着他和罗屿溜回学校所见所闻。   “你们教室里有明显的符灰味，虽然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符，但根据你在教室里的反应来看，他是想通过扰乱你的心神来一点点摧毁你的心理防线，并且这还是充斥着大部分的校园，这个手笔，只有可能，他伪装成清洁人员混入了你们学校，或者你们学校高层被他给买通了。”   “好在我们噬天魔蛛需要拿到他人气息来变身，否则我还发现不了这么个大阴谋。”罗屿暗自庆幸道。   “所以，你确定好了接下来的说辞吗？”知无有点不放心地看向“吴光宇”。   “放心，我以前期中考试的家长会看见过吴光宇他妈，连吴光宇之前那么二比的理由都能要到钱，她还是很容易搞定的！”“吴光宇”不多时便到了小区门口。   “丫的，把门给劳资开开。”   “对不起，先生，请出示你的门禁卡。”保安在门厅里伸出一只手要求“吴光宇”拿出门禁卡，但罗屿身上怎么会有。   “你眼瞎啊，没看见劳资刚喝完酒回来，连特么衣服都穿错了，哪来的门禁卡，快给我开门，不然信不信，我明天把你这保安亭砸了！”“吴光宇”早就身上淋上了劣质的白酒，也无形中给他的说辞增添了几分可信度。   “你…”门厅里的保安刚想发火，却又想到这位主可能就是里面那位达官显贵的公子哥，得罪他，自己这饭碗可就砸了。于是只好拨通保安队长的视频电话，让他来决断。   “喂，队长，外头不知那位公子哥喝醉了，你要不认一认，如果是咱小区的，我就放他进去了。”“吴光宇”还在他打电话的时候用力地踢了两下门，来宣泄他的不满。   “哟，这不是吴少吗？你这都不认识，下次认清人家，别说没带门紧卡了，就算光个屁股，你也得把这位爷给放进来！”保安在听到队长这么说之后，即刻打开了栅栏，“吴光宇”还嘲讽性地望了眼保安亭，“大半夜不好好站岗，溜号看电视剧，难怪连我都不认得！”随即晃晃悠悠地走回了家。  “啊呸，什么东西！大半夜喝成这熊样，连特么钥匙都不带，也不怕一头扎河里喂鱼去。”保安发泄完情绪后也只当是一个小插曲，便不在意地又沉浸在影视之中。  “吴光宇”也在到家后，以同样的理由骗开了家里的保姆小宁给他开门，在随意冲了个凉之后，换上一套吴光宇还没穿过的真丝睡袍，他便问小宁：“我妈呢？”  “夫人就在她的卧室里，您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了，走吧，该干啥干啥去。”“吴光宇”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便噔噔地跑向二楼，在最靠左的一个房间里轻轻地敲了三下门，“进来吧，门没锁！”只听一个温和细腻的嗓音开口道。  “吴光宇”进去后只看见一个年纪不过四十的美妇人正端着一杯波尔克罗葡萄酒，闲情雅致地浅抿着，一身高级暗红色精致睡袍却掩盖不了那胸口、脖颈以及大腿处的皎然雪白，那如墨玉般深邃的眼眸中透出一股哀伤，那小巧精致的琼鼻是如此挺拔，那性感可人的丰唇是如此温软，岁月几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吴光宇”看得眼睛都快值了。  “年轻人，还是没见过多少世面啊！别发呆了，快把正事办了。”知无也看不下罗屿这副德性了，出言提醒道。  “你还知道回来啊，平时跟你老爹一个死样子，有假不知道回家，实在玩够了才回来，怎么了，知道不陪你那帮狐朋狗友了，来陪你老妈了，你这是浪子回头了。”王婉晴伸出食指仿佛不满般捅了捅“吴光宇”的心口。  “吴光宇”一把接过手指却是将它塞进了嘴里，轻轻咬住，“以前是我不好，没有多陪陪你，但我们以后可以每天都在一起了。”说着“吴光宇”的相貌在慢慢变化，恢复成了罗屿的模样，而王婉晴却发现自己的手指在不断的失去了血肉与骨头般不断地萎缩，并逐渐蔓延至全身，像是一块块积木被不断地拆分和消解。   她发现自己不仅发不出声来，那个吸取自己血肉的恶魔脸色变得红润，身上一些伤疤正在快速愈合脱落，在那个恶魔像是把喝光的饮料瓶将她丢在地上之后，她意识最后记得是天花板上的吊灯和那个恶魔貌似把自己给切割开来。   “这就是吞噬能力的发动吗？这真是太美妙了，我要不是头一次使用，我都想陪她来上一轮后看着她的血肉逐渐消融，那副无力挽回的样子真是太能让人心旷神怡了。”罗屿有些狰狞地舔着舌头说道。  “麻了个几，这nm的，这小子怎么跟西方的那些液态魔魅一样恶趣味呢！”知无虽然几百年里看过很多奇葩扭曲的场景，但头一次在身边听见这样类似的发言，还是让他感到些许不适。   在王婉晴化成的皮物后背上开了一条小缝，“今天我给阿姨你开了条缝，待会阿姨你也得给我还一条缝哦。”看着皮物里面红绿黑相间的血脉神经和扁平化的器官，罗屿不由地感叹力量的神奇，当然他也很想像曾经的那些看过的皮物小说主角一样穿起皮来的时候，浪叫感叹之类的，但他有表现出这种行为的迹象时，知无都给他弹一个清澈响亮的脑瓜崩，“叫那么浪，干什么呢？”“你不就穿个皮？想当年，本少爷穿皮跟穿鞋似的，呲溜一下就进去了，那跟你似的，激动老半天，磨磨唧唧的。”  在知无的“友好协助”下，罗屿已经套好了王婉晴的皮物，在一阵收缩之后，罗屿一手摸着胸前34D的高峰，一手则拿起了一条王婉晴换下来的原味丝袜使劲地放在鼻尖感受着，然后在吊好了她的蕾丝带扣内裤后，王婉晴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罗屿的脑海里。   恍惚之间，他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从小到大就没受什么折磨，有朝一日，说好要一起白头的男朋友染上了赌瘾，结果输掉了你和他的积蓄，本来贷款平台要把你卖到会所去给他还钱，幸好你靠着朋友的关系来到这里，通过在政府部门亲戚的介绍下，认识现在的老公，虽然被人说成是小三上位，但你根本不在乎，你在和老公拍拖时，早就搜集好了前任的污点资料，于是谣言不攻自破，你成功留在了他的身边。   王婉晴发呆般回忆着自己的一生，本来罗屿都快被王婉晴的记忆给反噬了，好在看见了知无，这才回过神来，并仰卧在床上摆出性感的姿势看向他，“第一，你小子也太废了，被一个女人的记忆拖那么久，第二，你少摆出一副那样的架势，对付你那样的小处男可能管用，对我没有一点吸引力。第三，今天晚上早点睡，女皇的记忆要觉醒了，明天你应该就能用毒素了。”说罢，知无拿起书桌上的平板前往了隔壁没人居住的客房开始去鼓捣起来了。   “小舅，还真是油盐不进呢，不过，他不在了，我可要好好探索一下新身体。”王婉晴翻找起电动按摩仪起来，“这个可是附带按摩和液体测量功能的，还没开封呢！”在床头旁的桌子第二层，便找到了一个熟悉包装的东西，王婉晴拿出一根长约17、8cm的按摩器缓缓地伸进蜜洞的同时，一边悄然打开了一档的模式，上面的颗粒正在缓缓摩擦起她的肉壁起来，长生的快感好像打开了什么“开关”一般，使她快活地叫出声来，“好舒服…这种…充盈的…感觉…”   这就是所有小说中形容的独属于女人的快感，怎么会如此让人沉迷，在档位的不断地提高，罗屿也随着频率抽动起来，“啊…啊…要捅穿人家的穴穴的话…在往里多进来一点点…啊…就是哪里…”浪荡的话语不断从她那粉润的嘴里飘出，终于在档位达到最高，电量耗尽的时候，罗屿结束了这一轮，罗屿随手把它丢到床头柜里，在把身上的汗与液简单进行了一番擦拭后，便抱着枕头沉沉的睡去了。1

第三章    萧琼的手段  
     在1470年，传说中由盘古脊柱化成的六道轮盘现世，东方与西方神界展开了一场乱斗，可却没想到这至宝现世，不是为了挑选明主，而是为了警告众人，域外天魔来袭，但早已伤亡惨重，于是各族的造化老祖在以苍生伏魔阵来强行配合东西方天帝来诛杀域外天魔之后，那域外天魔却是穷途末路，使出一招极其精妙的刀法，劈碎了六道轮盘，引起灵气退潮，  
但各族大部分便是封山闭阵，没想到巫族却倒行逆施，劫掠噬天魔蛛族的血脉，来完成自身不可告人的目的……  
  待到灵气返潮时，各族将再度归来，六道轮盘再现，谁能比肩盘古，证得传说！待到记忆如潮水般褪去后，罗屿的枕头都汗湿了一大片，艹，那个什么巫族抓噬天魔蛛的血脉，肯定不是拿来做毛血旺的，奶奶滴，造化，道果，传说，这一个两个可是与天地同寿的，借天地之力的，那个什么天帝，上帝，巫帝这三道果还是靠一个大阵才没被人家天魔反杀，这天魔肯定比这几个货更靠近传说了，这种神仙打架的高端局，好家伙，不到传说，我TM打死都不回去。  
   在观看了上任女皇从妖族造化老祖那传回来的“影象资料”后，罗屿越发感觉自己的渺小，冷汗不断从身上流出，不一会儿就在睡衣上晕开一大片，就在这时，屋外小宁敲响了房门，“夫人，早餐好了，是端上来，还是…”  
  “你端上来吧。”简单洗漱了一番之后，王婉晴的俏脸上逐渐浮现来了血色，是啊，自己现在身体流淌着的力量也不过才约等于那边世界开灵二层而已，连如何修炼都找不到路子，还怎么参与造化、道果之类的事情。想到这，她在美美地开始享用起端过来的早餐，新鲜的白面包粘上细腻绵柔的蓝莓酱，简直是唤醒沉睡味蕾的最佳拍档，而烤肠的肉质绝对属于一只新鲜的肉猪，饱满的肉汁配合鲜嫩的肉粒让每一颗牙齿都在尽可能地舞动，在微微隆起的肚子表明了这段用餐的结束。在罗屿呼出了一口轻气后，决定先缓一下去底下那个大洗浴间好好地泡个澡，来舒缓一下心情。  
   “我回来了，小宁，你和周妈，给我去那家莫尔根餐厅定两份七分熟的牛排和比尔斯意面，丫的，肚子里一点食都没有，快饿死劳资了。”听着地下那令人不悦的声音，罗屿则是放弃换一套居家服 就以睡衣的半真空状态下楼。( g4 K, O" W8 ?$ K) U  
  “少爷，那个莫尔根餐厅现在应该还没开店，周妈还没过来，要不您…”小宁急忙赶到吴光宇旁边声若蚊鸣般解释着。  
  “那特么那么多废话？你排个队怎么啦！周妈没来，你就不会干活了，能不能干，我让你卷铺盖走人。”吴光宇满不在乎地喷着酒气对小宁说道。% J1 n4 ~! Q9 Y4 W% T6 ~  
  在吴光宇的再三逼迫下，小宁还是急忙出了门，带好了零碎物品，防止出现意外。  
  而吴光宇则是躺在旁边的按摩椅上面，满不在乎地边玩边补起觉来。  
  罗屿蹑手蹑脚地走到楼下，倒了两杯水放在面前，打开了电视，调到了最高音量。  
  “周妈！你老眼昏花了，没看见我搁这补觉呢！”吴光宇不出所料地喊叫起来。  
  “哦，这是我家，我想这么做就这么做，还不需要你个把家当酒店的小兔崽子来管我。”王婉晴凤目一竖，没好气地回道。2 |; i: z4 [, r& |  
  “妈，你回来了，平常这个点，你不都是去练瑜伽了？”吴光宇条件反射性地走到王婉晴旁边。5 M" ^' D. t& [2 k  
  “瑜伽老师受伤了，我也只能先看看电视，打发时间啰。”王婉晴坐在沙发上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将双腿分开，隐隐约约间露出了那让人无限遐想的幽谷，里面的亵衣与丝袜早已因为昨晚的战斗泥泞不堪，空气中弥散着芬甜的蜜汁气息。  
  然而，王婉晴却作出一副温柔敦厚的样子，似在闭目养神，“该死，为什么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觉得我妈充满了魅力，连蕴娴会所里的那几朵金牌技师都黯然失色呢？”当吴光宇无法遏制自己的本能，瞧见那生机盎然的蜜洞时，不由脸色骤变，手足无措。  
  喉结上下滚动之时，长裤之下，肉棒也肉眼可见的水涨船高，空气中也依稀能闻见肉棒那腥臭的味道。: j$ D; y" f- b  |. s$ {9 D7 G  
“不舒服吗？光宇，你怎么会热出这么多汗呀！”罗屿故意不喊儿子，模糊他们之间的关系。  
“不，没问题，我，我…”# z3 z3 j/ f4 F\* |: q. o5 m  
呵，没问题是吧，在我面前装，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9 o9 l. R2 b0 [' ]2 v' L( o  
站起身，扭了扭细腰，将睡裙地下被黑丝包裹着的肉穴迎上了他的视线，这家伙变得更加0 M2 @9 i' T$ q! b  
口干舌焦，狂饮起了罗屿下了毒素的茶水。1 A. C# J/ K\* ^  
王婉晴又尝试抖了下巨乳，让乳沟变得更加明显，去诱导他的黑蛇出笼。7 g+ s2 D- E: B/ N$ i) R  I3 R  
咦，这小子也能太能撑了吧，快两分钟了，还能稳如泰山。还是昨晚失血过多，没缓过劲来。7 @  Z( ^4 z0 o' {: {\* C( Z  
管他呢，反正现在老娘饥渴难耐了，呼出一口带有无限魅惑的气息，吴光宇的肉棒立马变成了一柱擎天。! g' [$ |/ ]3 Z7 o4 `, M9 ~( N  
  “啊这，光宇你也太下流了吧，我们可是母子啊！”在已经模糊过母子关系后，再提及只会让吴光宇这种变态产生背德和违背伦理的刺激感。5 o' T) H0 l. \_; \4 P. W  
   “那就只能怪妈妈太充满韵味了！”  吴光宇似是打破了什么枷锁般毫不避讳地大笑了起来，像是一个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玩具的孩子。  
  看着他的巨型肉棒已经快要穿破他的长裤，我佯装羞恼地别过了脸。/ ~" R3 g2 s$ \$ Q  
  然而，他已经是失去理智的状态，吴光宇抱紧王婉晴的丝腿，毫不避讳地舔舐起来，并拿脑袋疯狂。: q6 H5 A\* o. n  
“光宇，你不要这个样子，你克制一点！”  }. E( N. F8 e5 v% M% `  
话虽如此，但这也只是装装样子，他现在是已经完全被欲望控制的状态。  
吴光宇一言不发，却是去除掉王婉晴的拖鞋，拿鼻子癫狂地收拢着王婉晴脚上汗液与丝袜混杂在一起的气味，这其中还包括之前她留下的痕迹。) S% m' R% ?' [; e# t: J  
“停…，停下来，你这是要被世人唾弃的！”王婉晴嘴上这么说，另一只脚却不安分地摩擦起他那早已屹立许久的肉棒了，这更加剧了他的疯狂情绪，让他做出更过激的举动。& d/ o5 h% \5 `  
他在顺着丝脚由小腿顺流而下，凑至我的蜜洞处吸吮，额啊啊，还真是带感呢，没想到吴光宇这厮口活很是不错，丰腻的舌头游龙戏水般搅动着王婉晴的豆豆。  
要来了，空虚感越来越严重了，吴光宇还是很有一手的。  
此时，王婉晴身躯浑身发软，蜜洞处，迸射出巨量爱液。  
王婉晴投入地揉搓着硕大圆润的胸部，渴求着他的肉棒进入。+ }8 u8 P4 U- w$ T0 ^; r# b  
甘甜的汁液如同清晨的朝露般晕染了她的文胸。  
终于，他也隐忍不住了那份最原始的冲动，掏出那几乎20几cm的巨型肉棒塞入王婉晴的乳沟里。  
光滑温软的乳沟里，汁水飞溅。“妈妈，又能产出甜香的奶汁了。”4 W7 a6 \_1 N$ ?8 D2 [/ h( W- D  
吴光宇见此情形，变得格外高亢，用力按压王婉晴的奶子紧紧地包裹住吴光宇的肉棒。  
真大，真粗，真烫，都快碰到她的鼻子了。  
但这对而言，没多大影响，毕竟来上一轮只是为了修炼而已，在吴光宇的肉棒硬到了顶点后，王婉晴一口含住了吴光宇的肉棒，并灵活地运用口腔里的肌肉，螺旋般地汲取着他的肉棒，吴光宇也被王婉晴如火纯青般的技巧浪叫连连，伴随着他最后一阵怒吼，那浑厚白浊的“牛奶”全部被王婉晴不断吞吐中吸收殆尽。; R2 f9 G3 [8 v. h  
但这也仅是开始，吴光宇粗暴地抽离开王婉晴的香唇，扯开王婉晴的睡裙，将自己的肉棒强行怼进了王婉晴的内裤与丝袜。/ i. F- V# m6 y; q  
“如果宝贝儿子喜欢，还可以回到曾经的乐园噢。”0 r) T! t( z( a$ m1 B6 x% p  
唔啊，真真进来了，那个粗壮的东西。  
“滋滋”的喷水声开始不绝于耳，肉棒也一路高歌冲进了小穴里，发出了荒糜的啪嗒声。& x3 I$ V: f1 v& c  \_6 v: l% z  
  王婉晴也开始夹紧着肉壁，缓缓地吞噬起他的精气，原先那充斥全身的空虚感荡然无存，转而变成了优渥的充盈之感。  
由于女皇血脉的影响，导致王婉晴新生的穴径犹如蔓延曲折的山路一样九曲十八弯，吴光宇的肉棒在里面的任意动作都能给予王婉晴莫大的快感。/ D5 g6 @1 W& Q# c  
情到深处，不由用丝腿夹住吴光宇的虎背，丝脚也不断在吴光宇的背上游走，进一步刺激着他。  
哦哦哦，他开始狂捅王婉晴的小穴了，但逐渐失去弹药的武器库却宣告了这一轮的结束。( ]" j% I  Z1 Y  
吴光宇脸上由红转白，慢慢降低了频率和力度，直到昏死过去，看来毒素对他的提升还是有局限的，由于他昨晚已经体力不支，而今天这一轮也只能遗憾告退。  
而王婉晴在吴光宇快昏死过去之前，爱液奔涌，流出了如泥石流般的爱液宣告她的高潮与结束。: {# R  M: j5 u! M5 K/ V  
  
  

  第四章   罗屿的复仇

  “算了算时间，也差不多了。”罗屿在吴光宇晕厥之后，将他拖到了自己的房间，来观察他的反应，为了不被他人发现，她还将窗帘拉起，把门反锁。

  待到吴光宇悠悠转醒，却看见母亲满含幽怨地望向自己，自己还被五花大绑于床架上，“我和长风怎么会教出你这种不学无术，欺男霸女，竟然还…”说着，王婉晴还双手掩面，不时传来呜咽之声。

  “啊这，妈，你听我解释，这只是一个疯狂的意外，我昨天假酒喝多了，脑子不清醒……”看着拙劣的借口正在从吴光宇的里冒出，王婉晴突地转泪为笑。

  “所以说，吴光宇，你还真是一个天真的白痴呢！”王婉晴在转瞬之间就变回了吴光宇最熟悉的面孔，即使没有戴上眼镜，但他怎么会忘记离校之前花大功夫狠狠羞辱过的罗屿呢。

  罗屿看着粗糙的双手和熟悉的视野，一时之间却幻若隔世，看着穿衣镜中与身上睡袍明显不匹配的样子，他本来打算变回王婉晴的样子，但看着吴光宇那副震惊、愤怒、哑然集于一体的样子，他又暂缓了这个想法。

  “罗屿，你是怎么混进我家的？你把我妈怎么样了？”吴光宇在缓过神来之后，大声地质问着罗屿。

  “噫，为什么要用混这么难听的词呢？这本来就是我王婉晴的家，而这副小孩样子才是人家的伪装哦！”罗屿在回答完吴光宇的问题后，把手放在了他的左手小臂上，通过皮肤的接触，让他直观地感受一下真实的变化。

  那男人般粗粝仿佛带有一层手套般的手转眼间就变成了嫩滑细腻的纤纤玉手，而罗屿那毫不起眼的面孔又重新分化成了王婉晴那温软秀气的光洁面容，平缓的胸口开始有了起伏，喉结如同冰雪般被消融，盈盈一握的细腰又浮现于吴光宇的眼前；一个和之前仿佛没有区别的“王婉晴”又浮现于他的眼前。

  “怎么样？妈妈，哦，对了，刚才人家都忘了，以后你跟人家就没有母子关系了，以后，你只能叫我女皇冕下或者更方便的主人。”王婉晴用着开玩笑的语气边说着边抚摸他的头顶。

  “你大爷的，罗屿…”吴光宇奋力别过头的同时，冲着王婉晴的喉咙，张开血盆大口，就在他要咬下去的一瞬间，却一股如同吸骨敲髓般的疼痛蔓延于他的全身，豆大的汗珠从他的全身漫出，而王婉晴却是一个巴掌抽了过去。

  “虽然人家跟你断绝了母子关系，但是呢，养狗也要给狗拴链子，不是吗？所以吴���你身上还有人家的｛蚀骨炎｝呢，如果你想伤害人家，或者违反命令呢，｛蚀骨炎｝就会从你全身爆发出来，虽然这种痛苦也才仅仅十分钟而已，毕竟你这么好的���，玩死了，再找下一个可就难了，还有想要快速结束，你只有喝人家甘香的汁水呢！”王婉晴还顺势从丰沃的胸部那挤出少许汁水撒于不远处的靠近化妆台地面之上。

  “你，罗屿，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求求你告诉我吧，祸不及家人，你有什么手段就招呼到我身上来吧。”吴光宇头一次觉得上课的时间短于他所被折磨的时间，天啊，如果这只是一场可怕的噩梦，让我醒来吧，我发誓再也不敢那些下三滥的破事了！

  “那还得好好感谢你了，吴大少爷，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得到这股强大又奇妙的力量，又拿你母亲的身体作为跳板，完全驾驭住这股力量呢！”吴光宇看着罗屿那有些痴狂的神情，身上的伤痛让他保持着清醒，明白了可能有些东西回不来了。

  “什么叫以我母亲的身体，为跳板？你TM说清楚！”

  “很简单吗，这股力量需要持有者获得女性身躯才能掌握，而你母亲是个多么好的选择啊，长得好看，又有地位，特别是我在吞噬掉她一切的时候，你不知道有多么美妙，她所掌握的知识，她曼妙的身姿，她平常养成的小动作，她从小到大的记忆，思想，人脉，以及灵魂都是归我所有，我可以肆意挥霍从她这里得来的东西，却不会被她的情感和观念所侵蚀，我依旧是我，并且她那种无能为力的绝望感是最符合我预期的。”

“你这个野种，你竟敢…”库库的声音由吴光宇的喉咙中发出，那是包含着悲伤和痛苦的嘶吼，在他剧烈摇晃的动作，他终是挣脱开来，但王婉晴却像是看着无聊的电影一样站在那里等着他做下一步的动作。

“很有想法，但太无知了。”吴光宇挣脱之后先是去吸食地上的汁水来缓解疼痛，旋即一个翻身抓住了一个金属瓶身的保湿喷雾掷向王婉晴，但疼痛也紧随其后，王婉晴只是一个偏头便躲了过去，可是吴光宇又将含在嘴里的一小口汁液咽下后，平息伤痛，强迫自己只是要射飞镖罢了，捡起之前拿瓶子碰掉的玻璃碎渣丢向王婉晴，大部分都被躲了过去，但偶有命中的地方，王婉晴也是顷刻之间就恢复如初，在又一阵疼痛袭来后，王婉晴则是拿脚踩在他的脸上，嘲弄般地说了一句。

  “我现在给你指派一个新任务，省的你把那些花不完的精力放在我身上。”说着，王婉晴仰头从嘴里吐出一个口香糖般大小的事物，只见她捏在手里抖动了两下，就变成了一张薄薄的人皮。

“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协助你这种恶魔的。”吴光宇看着面前奇怪的皮物，心里却是在揣测起罗屿的想法来，“他掏出的那个类似人皮的事物粗浅来看应该是男性，要我假扮成一个男性，难道他要我伪装成他？！”

  “那你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咯！”不知何时，王婉晴的手里多了个打火机，并在测试调整火焰的大小。

  “冕下，我觉得您的宏伟蓝图肯定需要人帮你鞍前马后，能当女皇您的���是我的荣幸啊！”吴光宇立马改口道，毕竟只有活着才能为母亲报仇，并且既然这个世界里罗屿都能得到这种神奇的力量，那保不准还有其他人有类似的能力，也许自己也能里应外合地打她个措手不及。

“很好，我发现学校里有股奇怪的势力盯上我，我需要一个鱼饵，所以…”她示意了吴光宇一眼，吴光宇立马接过皮物，摊开并像穿潜水服一样套在了身上，吴光宇只觉皮物的神妙，外面薄薄一层，里面却能容纳下他整个比罗屿高半个脑袋的身高，原本壮硕的肌肉迅速在外皮的包裹下萎缩，喉咙中传出的声音也与之前不一样，就这样，原本的吴光宇变作了现在的“罗屿”。

“把手机，钱包，门禁卡，车钥匙都留下，拿上我给你准备的东西，离开这里，好好扮演你现在的角色，不然…”在不情不愿地交出身上所有东西后，离开了隆盛小区37号，而小宁也在他前后脚不超过五分钟的时候赶了回来。

“夫人，少爷呢，他的早餐买回来了。”小宁怯生生地问。

“他呀，又说谁请他吃饭，又跟别人去疯玩咯，一天天地不着家，真不知道随谁？”王婉晴假装头痛地说道。

“那这些东西？”

“留到中午吃吧，省的再麻烦你做饭了，对了，周妈不是去接静羽了吗？怎么还没回来？”王婉晴认真问着表妹的动向。

“表小姐好像是堵在路上了，大概下午才能到。”小宁在放下这些东西之前就收到了周妈的短信，只是还没来及告诉王婉晴。

“下午多买点海鲜肉菜，那加班狂魔也要回来了。”王婉晴嗔怨地说道。

“是。”小宁在将这些东西用保鲜盒放在冰箱后又去忙其他事情了。

在王婉晴刚回到房间的一刹那，知无就在观察之前遗留下来的痕迹，“大侄子，我在隔壁都听到你和那谁的大吵大闹了，你为什么不用｛顺从金石｝控制他呢？”知无疑惑地问道。

“那多没意思，我就是要让他在听到这残忍的事实后，饱含着愤恨去享受，适应我曾经的生活，并且从他之前的惜命反应来看，他应该还抱有着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就给他一盏快熄灭的油灯，看看他到底能做出怎样的选择？”罗屿倒是成竹在胸地说着自己的想法。

  “你就不怕他把你身份捅出去？”知无看着越来越癫狂的罗屿，心中不由担心起来。

“如果他还能捅出去，那就更好了，一来，或许可以吸引那些隐世家族，二来，能给他一种能反杀的错觉，三来，如果隐世家族跟那个背后势力撕破脸皮，我们就说不定有机会能一窥这里修真世界的冰山一角了！”

[size=10.5000pt]第五章   表妹的新“工作”     “这小子应该也就仗着我实力够强，能给他兜底，他才敢让吴光宇这个不稳定因素四处乱窜，但转念一想，拥有老姐大半阅历和王婉晴思维逻辑的他应该也有自己的考量；毕竟就连我也不能陪伴他一辈子，更重要的还是靠他自己，就算失败了，他也能得到教训，反正他才是现任噬天魔蛛的女皇！”知无在仔细地一波剖析过后，看向罗屿的目光又多了少许欣赏之色。“小舅，我发现真胆里剩下的精血有白色10滴，金色6滴，蓝色3滴，如果要将人类转化为噬天魔蛛的话，要怎么做呢？”罗屿在查看了自身状况后，将真胆里能支配的血液数量告知了知无。 “这应该是女皇真胆里残存的血脉精髓，嗯，得绘制一个转化法阵在她身上，如果是护卫级的，10滴白色精血就够了，如果是统领级的，就起码得动用1滴金色的和9滴白色的，如果是亲王…算了，你也不会转化亲王级的…”知无回忆起前几任女皇转化别种生物为噬天魔蛛所使用的精血与法阵。 “为什么我们噬天魔蛛血脉要分为白色、金色和蓝色呢？”罗屿问出了他之前没有在接受真胆内记忆时没有找到对应解释的问题。 “因为在我们那个世界，噬天魔蛛从出生都有10滴精血埋藏于身体内，通过开灵的方式来激活它们，开灵之后就走上了正统的修炼之行，而出生伴有金色精血的就代表你能比同龄人更快达到更强的天赋，如果你是有蓝色精血出生的，就有可能成为女皇。”知无仿佛回忆起了自己弱小的时候，脸上竟生出无限的感伤。 “难道女皇都是随机选定的吗？”罗屿疑惑问道。 “不，主要是开灵之后，你也有机会将自己的血液不断纯化，来变成金色血液，或者做出贡献来获得，若是做出重大贡献，也是有可能获得蓝色血液，我们虽然在开灵之后走上了修行之旅，但本质还是不断锤炼自身血脉，获得更为强大的吞噬能力，来让其变得更加靠近先祖。” “那为什么要吞噬有大因果和气运之人呢？”罗屿索性将自己所有的迷惑一股脑地倒出来。 “因为我们吞噬总是和被吞噬之人产生因果纠缠，等到了化神境那是业力缠身，需要大因果之人如同一剂猛药注入我们体内，驱散这些纠缠，才能明悟本心，照亮自我。”知无说着，脸上不由浮现出向往之色。 “那转化法阵是如何绘制？” …… “好了，你最好先练练手，别急着就绘制上去，没有了白色精血的话，你就得让金色血液分裂开来，别不珍惜东西。”知无仿佛一个抠门的老头在指导后辈如何买菜最便宜一样絮叨着简述完了法阵的每一个细节。 在罗屿表明了自己坚决不会没有把握就绘制上去后，他才满意地点点头，又抱起平板玩起来消消乐等游戏打发时间，而罗屿也在一遍遍地在草稿纸上尝试着。 “哎呀……歪了。” “画反了……”  …… “终于画成功了！”罗屿将“画作”递给知无看时，后者仔仔细细地审阅着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错误，得出结论。“略有瑕疵，但转化一个侍卫级的应该不成问题。” “侍卫级，也够用了。”罗屿倒是没太大意外，他只想有一个能用的手下来方便他接下来的行动，为此，他一直在等待属于他作为“女皇”的侍卫到来。 罗屿舒舒服服地躺在楼下的按摩椅上，调整自己的精神。厨房里，小宁在忙着准备今天的晚宴，在一阵嘀嗒的按铃声中，小宁连忙放下手上的活计，前去开门。而罗屿也是适时地从按摩椅上下来，整理了下仪表。在拉开门后，先是一位年近五十的老妇人提着行李进来，而身后背着大包的少女却是个子高挑，衣裙紧身，苗条婀娜，皮肤虽呈小麦色，但光凭肉眼来看，也觉得她娇嫩如水，配上秀气的外表，颇有几分江南水乡的味道  赫然是王婉文的表妹—王静羽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里，“小静，你看你在国外一定吃了不少苦吧，你瞧，都晒黑了。”王婉文心疼地爱抚着王静羽的脸蛋，“没事，表姐，那边虽然阳光毒点，但是空气好啊，我都长高了2cm。”王静羽却是不以为然地回着。  “先把行李放到二楼吧，你姐夫今天出差回来，正好咱家是双喜临门了。”罗屿一边让家里的佣人们把行李放至客房，一边又和王静羽攀谈起来。  “姐夫要回来了，那光宇呢？”  “那个不争气的，又和那帮狐朋狗友瞎玩瞎闹去了呗，我是前生造了什么孽，今生得养大这么个家伙哦…”罗屿一边哀怨不已地控诉吴光宇让自己有多么不省心，一边又不动声色地将话题引导至王静羽身上。  “对了，小静，你是德尔特师范毕业的吧！”罗屿突地发问道。 “对呀，姐，有什么问题吗？” “那你愿不愿意去光宇他们学校去当老师啊！” “啊，宣涛中学，可我还没得到国内教师资格的认证呢？”王静羽倒不是不想去，这种寄宿学校虽然有很多优秀的尖子生，但大部分都是附近农村中学里学习能力较强里挖过来撑场面的，还有一些慕名而来的普通学生和富二代，以王静羽自我的认知，教一个较差的班还是没有问题的，顺便还能混一些工作经验，要是想出成绩，大不了去教几个尖子班。  “表姐就是想让你看着他，让他不要惹是生非了，现在他爸爸正是工作上升期，要是因为他搅黄了多不好。”罗屿看见鱼快上钩了。  “好吧，什么时候能上班？”王静羽问出了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下个星期二吧。”就在这时，一个身穿黑西装，脑袋上快显现出一片地中海，肚子已经在发胀，脚踩拖鞋，进门就扔公文包的男人亲昵坐在沙发上，倚在罗屿身上，半瘫似的坐姿显得他十分疲惫。 “老婆，我真是服了这帮孙子，从特么上周五干到这周六，天天来逛一圈，搁这刷wx步数呢！”说着，双手还顺着罗屿的锁骨处不断下移，眼看就要行不轨之事时，罗屿及时地打断了他，“别闹，有客人呢？”  “有客人？这位是？”  “姐夫，我是小静啊。”  “噢，我想起来了，想当初，你也就读小学呢，没想到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吴川貌似在感慨时光的不易，但眼神已经出卖了他内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嗯，姐夫，饭好了，先去吃饭吧。”王静羽很讨厌这种眼光，但她也只能转移他的注意力，毕竟这不是在大街上，可以毫不忌讳地翻个白眼表达对这种目光的厌恶。  “红烧鸡翅，葱香鱿鱼，黄瓜炒火腿，肉沫茄子，知道你在国外吃中餐比较费劲，特意给你做的拿手菜。”罗屿一边介绍，一边观察着二人的反应。  在饭桌上，吴川根本就是顾及着王婉晴在他身边，妨碍了他与王静羽的进一步交流，而王静羽显然不想得罪表姐，一直在埋头苦吃。知无则是扮演着突如其来的阴风，翻看着茶几上的报纸杂志。  “果然，还得是年轻女孩的活力，才是吸引男人的动力啊。”吴川在心中暗自感叹道。  “男人都是这样的德行吗？！见异思迁也要克制一点吧！要不等找到工作后，我就搬出去，省的惹了一身骚。”王静羽正默默估算自己上岗后的工资和住宿条件之间的平衡点。 “小舅，你这种速度是看报纸，完全是量子速读了吧！我开多少窗都吹不了这么大的风吧！你是想给他们来一段恐怖故事前奏吗？”罗屿又不声不响地打开了几扇窗户。  “这些数独，字谜什么的根本就难不倒小爷，就没点有挑战性的游戏吗？”知无正在找寻着报纸上还没被他解答过的问题。  直到罗屿他们吃饱后，知无见实在没什么有趣的东西也就偃旗息鼓了。  待到吃饱喝足后，王静羽回到房间，感受着软实的床垫，独立的卫浴，还有庞大的衣柜，突然感觉搬出去的时机可以稍稍延缓一些。 “小静，你是在用浴室吗？”突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并说着，是表姐的声音，好在，不是姐夫，她暗自松了一口气，“没有，怎么了？” “我们浴室的灯坏了，我在你这洗个澡，行吗？” “进来吧。” 看着拿着换洗衣服的表姐，王静羽连忙将她请进屋内，却没看见她的嘴中却散发着淡淡的雾气………

第六章  第一个侍卫; x! O0 q\* P5 m6 N0 k; f% ?9 b  
王静羽忽然感觉一阵眩晕，这是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嘛，“表姐 你先去洗吧，我还在睡一会儿…”，王静羽随意地瘫倒在在床上，像是一个精致的瓷娃娃，罗屿则露出一抹微笑，解开她的衣服，看着那白嫩的胸口，她却是没抑制住自己的本能，轻含起那粉嫩的乳尖了，“妹妹的，倒还真有不同于我的别样滋味了。”罗屿忍不住赞叹道。  
在忍住了更进一步的冲动之后，他咬破手指，流出了豆大的白色血珠，并开始在王静羽身上刻画法阵了，“以精血为引，以灵气为渡，我将使你摆脱人类的宿命，成为强大的噬天魔蛛…”罗屿用着独属于噬天魔蛛的古咒文低声吟唱着。  
“怎么来说呢？老姐在位的时候还是人丁旺盛的时候，没见过她用过，头一次看有人使用还是满满的羞耻感啊。”知无也是在不远处感叹起发明这个转化法阵那几任女皇的中二。  
但王静羽却是在途中醒来看见表姐在自己身上涂抹着奇特的液体，并诵念着充斥着邪意感觉的咒文，她拼命挣扎着，想要打断这种可怕的仪式，却发现自己的力气在被一点点消耗，而不知名的能量正游走于她的全身，突然，她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那种在娘胎里的时光，渐渐地她放弃了挣扎，被周围无形的丝线包裹住全身，变成了一个蕴含着生机的华丽大茧。  
看着自己造出来的一个一人高的“大睡袋”，罗屿倒是充满着成就感，下一刻他便拿出了手机打算照相，却被知无拦住了，并赏给了他一个爆栗，“刚转换的蛛卵不能受到强光照射的，你要想养出一个二傻子，我可不陪你啊！”  
“小舅，这大概需要多久才能转换完成啊。”罗屿倒也不气，将手机放在一旁，反倒问起了具体的转化时间。  
“按你们这个世界的灵气程度再加上你用的是白色精血来看，也就八个小时左右吧！”  
“哦，那她还能赶得上星期一返校呢。”) |2 j8 L% t+ R  J8 s\* d$ f9 q+ F  
“不过嘛，现在…”罗屿从她之前穿的衣服摄取到了一道略黑半灰的气体小球，将它捏在手里爆开，化作一道特异的光华洒落在罗屿身上，只见罗屿的身高仿佛扯面团一般又增高了几厘米，胸口却略有些缩水，白皙通亮的皮肤也变成了小麦般的健康肤色，五官重新排列组合，俨然又是一个“王静羽”。+ {5 F' j" n9 h+ F  
“竟然我亲爱的表姐夫给人家安排了这么合适的工作，那人家怎么能不好好感谢他呢？”王静羽捡起掉下地上的胸罩，衬衫等物品，嗅着还没有消失的少女芬芳，马不停蹄地套在了自己身上，这个设计多好，又可以防止下垂，还可以隐藏自己的优势，可惜等到了正式上课，人家得换成更能展示“胸襟开阔”的那种，今晚就先将就着用吧。  
“今晚不要玩得太过火了，收敛着点，你知道最近我给你开隔音法阵多耗费灵气吗？”知无看着养成了自说自话习惯的罗屿好心提醒道。% @1 [\* N+ J) j3 V( p$ v- |% V9 h1 K  
“放心，今夜不会太长。”罗屿俏皮地向知无眨了眨眼。0 ]. c; `8 W7 l9 @2 r0 v& O9 h( V  
“但愿吧。”知无抱着平板躲到了熟悉的客房，远离了罗屿。  
“表姐，卫浴里有一大群蟑螂啊，好可怕啊。”王静羽拼命地敲打着吴川和王婉晴的房间，“这个，小晴，她不是找你聊天去了吗？”吴川急忙过来拉开房门，却是看到王婉晴衣衫不整的站在门外，“是吗？她找我聊了一会儿，接了个电话之后，说是有位大作家的小说要找她们出版社聊合作的事情，回出版社找人对接拟合同去了。”罗屿不留痕迹地编织着瞎话。& m8 W0 I9 ^2 s/ Y4 g  
“可是…”在他的目光移动至下半身时，只见两条娇皮细肉的大腿正裸露于外面供人观赏，而下体仅仅只有一条丁字裤遮掩时，“果然国外待久了就是沾点开放啊！”嘴上却说：“你这不容易冻病了吗？先进来穿点你姐的衣服御寒，待会儿我去楼下找点杀虫剂。”3 v' M. w. Q+ p2 S3 Q/ h" c- y  
  “姐夫，你真好。”在王静羽进来之后，吴川假模假样地打算回到书桌前工作，却被王静羽一把扑倒在了床上，看着面前的可人儿，“开玩笑是要有个限度的，我可不能做对不起你姐的事情。”吴川却还还是乐此不疲地标榜着自己“从一而终”的信念。5 C. B# F/ g+ i! o+ A6 c) {  
  “静静我只是太久没有一个贴心的人像姐夫你这样想着我，照顾着我了，因此我决定用身体来增进我们的感情了！”王静羽用着双手灵活地抚弄起他那快要生锈的肉棍，用着饱满的乳房摩挲起他沟壑攀升的老脸。  
  “舒服，我去，这是什么手法？国内的根本没见过啊？国外也没听说过啊？”在王静羽由点到位的刺激手法下，吴川身下就鼓起一根12cm不到的肉棒，“呵，就这。”王静羽用灵活的小舌包裹住他的肉棒，犹如给子弹上膛般不断来回运动，终于在一次“擦枪走火”中射了王静羽一脸，味道杂而稀，闻起来也是脏臭不断，看来也是那种快干涸的节奏啊。: U/ [; L6 N) t( K  
  “姐夫，你的可真是世间少有呢！人家下面也想试试看。”王静羽假意地赞美起来，而几乎耗光他一半体力的喷发，在听到了王静羽的称赞后，也开始打算在正式的一轮中表现的配的上王静羽的赞美。  
“啊…呼…姐夫…你也…很有……天赋吗”吴川在蓄力的时间段里，不停地交替着用双手测量起两个半球体的体积，还用舌头像一条钻入别人院子里的巨蟒在王静羽的口腔里徘徊，还经常在王静羽咬紧牙关的时候，时不时拨弄起她小穴里的“黄豆”，来促使她展开“港口”接受他的“停泊”。) ?7 Z1 ?% C6 p& q# M\* T" d  
在正式的一轮，开始前，他抹了一把流出来的爱液来润滑一下，他挺着肉棒直挺挺地刺进王静羽的小穴里，多么紧致又富有生命力的蜜洞啊！他不由地开始往里探索，但换来的却是膝下人的欢鸣，“嘶…再…过来点…嘶”听着此番言语，他不由地加快了速度，往更深处探索。- e& X! s8 N\* ]9 ~0 L4 P; n, }  
  “啊…就是这里…再来…点…”当触碰到所谓的“敏感点”的时候，肉缝也夹得更紧，迫使着吴川得加快速度来给予王静羽更大的冲激，他本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消耗大量的体力和看不见的阳气，等到频率达到一个波段后，他开始将浓稠滚烫的精液一股脑地吐在了王静羽的小穴里，正当他刚有想结束这一段的时候，却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果然，还是年轻的更合你的胃口啊。”传来一阵悦耳动听但却令吴川满身冷汗的声音，他循声望去，却没看见熟悉的王婉晴，再仔细一瞧，嘿呀，他压在身下不知什么时候换成了王婉晴，在他展开大口，想要说些什么时，身下的王婉晴却是丢了半边指甲盖大小的事物进入他的嘴里。0 \7 W  F; V! i: g7 d" m( s, ?' f  
然后，他便被王婉晴一脚踢下了床，“老婆，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s9 \5 }5 O3 D6 C6 E; ^% P$ n  
“我一直就没有走啊！”罗屿脸上浮现出一副玩味的表情。6 F+ d% P7 K! v8 L7 F) K, C  
“那静羽…”9 h% S: A0 {3 ^/ p7 t+ ~  
“哦，她呀，倒是还在她屋里呢。”  
“你怎么做到的？全息投像，幻术…”吴川推测着他媳妇可能使用的手段。6 {5 [" @, L2 L# L  
“嗯，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重新介绍一下，我现在可不是你老婆了，王婉晴这个名字和身份我暂时还会用，但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不用了，现任噬天魔蛛女皇-王婉晴，你可以叫我冕下或者主人。”罗屿像是在教导一只刚学话说话的鹦鹉一样一字一句地重复着。! K6 P) s+ R6 T3 N- s  
“你到底是谁啊？混进我们家，是想对我和我们家做什么？”吴川显然被这番话给震慑住了，说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  
“不跟你说了，我就是王婉晴嘛，只不过是由一个叫罗屿男生意识所引导的全新王婉晴罢了。”罗屿描述地仿佛只是改个QQ头像般的小事一样。! Q/ a5 }" a+ V4 c/ A  |  
“混账，你把原来的婉晴还给我。”在他打算动手制住对方的同时，却发现自己只是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身体却是耷拉在那里一动不动。& O; D! B, N& z3 J  
“你不要激动吗？我这个人心善，我可以和你们暂时组成一个一家三口，等我离开之后，你们就可以在地狱里相聚了，是不是很开心呢，现在再过两分钟，你将变成我最忠实的仆人，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就过来，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哪凉快哪呆着去。”看着｛顺从金石｝的效果这么好，罗屿也开始觉得自己实力太低造不出太多的顺从金石。) p# r! b' A' J  
“现在，给我滚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去，不要让我在房间里看到你，以后未经我的允许，禁止一系列h级活动，还有给我把萧琼和罗明成的家庭状况查的干干净净，明天12点前咬住公文袋，放在我的脚边，不然你就准备后果自负吧。”罗屿在宣读完一系列命令后，吴川宛如一条丧家之犬般躲至门外，生怕受到罗屿的惩罚。  
第七章许久未见的母亲+ X, n! c. s) \: C- u6 x5 h+ J9 C  
  在解决完吴川这一档子事后，罗屿倒是闷头便躺下休息了，在经过一段充足的睡眠之后，她便是不紧不慢地去客房参观起她全新的“表妹”，只见门外的吴川学着电视里的哈巴狗刁来了她的拖鞋，“噫，上面都是你的口水，以后我没吩咐的事你就不需要去做，省的看见你就烦心。”罗屿不满地撇了撇嘴，将拖鞋丢置一边，转眼又从鞋架上拿起洗浴用的拖鞋踏在脚下。0 J7 o9 D/ @2 D  {2 ~  
  在客房里，茧里面出来一个妖冶色气，美得不可方物的女子，纯白色的眼瞳里隐藏着不屑与傲慢并存的感觉，但看到罗屿的一刹那，就转变为了尊敬与谦卑，“女皇大人，谢谢您让我摆脱了凡俗的桎梏，获得强大的能力与新生的躯体。”王静羽恭敬地站在一边，低着头，不敢与罗屿的目光交汇。4 `; v\* l& G3 M! b  
“妹妹，这也太见外了，你我本就一家人，就不必如此，还是按以前的称呼吧。”罗屿倒是对王静羽叫的女皇称谓感到了些许不适，毕竟他现满打满算加上知无也才三个，在外人面前叫一下，也只是虚张声势，自己内部倒是不需要分得太清。" S  u/ L$ ^$ U  
“是，姐姐。”王静羽这才发现自己还是衣不蔽体的状态，连忙翻找起衣物来。  
在她翻找起衣物的间隙的同时，罗屿也问了一个问题，“妹子，你现在能使用什么能力啊？”' ^2 B! f; @. N7 \  
“变身与毒素。”  
“嗯，能使用多长时间呢？”  
“变身大概也就四个小时左右，毒素只有麻痹之雾和风波令可以用。”说罢，她还害羞般地别过头去。  
  “啊，连幻真难辨和无声绞杀都没有吗？”罗屿数着自己能使用的毒素和王静羽能用的进行了一个对比。  
  知无却是适时地飘了过来，“你以为都跟你一样毒素繁多啊，这又不是亲王啊，想当年老姐也才四个毒素技能呢。”狠狠地嘲讽了一波罗屿，“一般来讲，噬天魔蛛主要在开灵阶段靠身体素质与几个毒素技能来对付敌人的，你们这种由人类转化来的侍卫，妖身形态起码也得等锻体之后，所以一些搏杀技能根本派不上用场，并且如果这个世界也跟我们那里一样有着天兽门的话，说不定还会抓走给别人当伴生宠物呢！”  
  “那我该怎么办？”罗屿突然觉得王静羽在自己的安排里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第一.你可以再找个会搏杀技能的人当侍卫，二.你可以选择一个会搏杀技能的人作成人皮穿上。”  
  “我选二。”且不说，再造一个要浪费多少精血，再者说了，剩下的他最多也就再造位统领级的，亲王级，想都别想，他还打算通过突破大境界时换血来增进天赋呢。' @6 ^0 m' P) @4 c; o1 e  
  “那你去物色一个合眼的对象吧。”知无也猜到了他想什么一般，不痛不痒地回答他。5 b\* X4 N9 b0 j& H, X  l  
  “静羽，你出去提升自己的境界，我还有点事，记得换过一副模样去修炼，别被人记住真实样子。”由于王静羽的变化，使得他重新考虑起新的计划了。' o7 p2 M: W1 B: W! y  
  “好的，姐姐。”王静羽也觉得自己实力太弱，帮不上女皇的忙，于是决定尽力地去提升实力，大步流星地离开了房间。6 O7 C" Z- ^& c; G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知无颇有兴趣地望向罗屿，“很简单，吴家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先去出版社，还要谈一个大生意呢！”罗屿随便吃了两口，便出门去布泽尔咖啡厅去见一位重要的客人了。  
  大理石铺成的地面上服务员正在如同陀螺一般往返于各个桌子之间，而7号桌的女性已经连喝了三杯黑咖啡了，脸色也泛起了些许的不适，要不是老板侄子下发的广告资金有限，何必还要她跟人商讨价钱呢！9 J1 z+ {1 P- \\* ?  
  “您好，让您等了这么久，李女士，我家孩子有点事给我拖住了。”朝她走来的女性穿着浅灰色的松糕鞋，穿着性感的牛仔长裤，上身由针织打底衫和蓝色呢子外套组成，显得人既时尚又很得体。  
  “没事，孩子的事情最重要吗？你看看本来您还在家歇着呢，要不是我这事有点急，不得不耽误您的休息时间，等我们谈完了，有机会我一定给您赔罪。”李锦秀看着面前的副市长夫人—王婉晴。哪敢怪人家迟到呢？. r) Q) E0 [\* [2 U# F  
  “那说说你们公司这次的版面是打算占多大位置呢？”罗屿看着眼前的母亲，回忆起他六岁时对他不管不顾，肆意将他丢弃在房间里，让他与蚊子苍蝇为伍，搞得身上全都是蚊子包，后来，直接离婚后也是跟别的男人鬼混在一起，连探望都不曾有过，导致哥哥姐姐们将怒火转移至他身上，偶尔将他骂的头破血流或者将他打两下来出出气，直到有一次学校要求小孩体检，父亲带他去验血时，才明白他不是亲生的，于是，哥哥姐姐们变本加厉地欺负起他来，而父亲却是连话都不愿意跟他多讲半句。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站在他的面前，在听到学校里有人要害死他之后，他一直在想，他如此特殊的命格，或许早就有人盯上了他，他的母亲也是被他人利用才抛下他的，他拉来知无，就是想佐证这个猜想，可知无望着李锦秀良久，得出结论：“这个女人表面上是没有被人下蛊、心神控制的征兆。但是如果你搞点血让我尝尝，倒是有可能能了解更多。”  
  “是这样，我想知道您们酉泉杂志的三号广告位一般是多少钱呢？”李锦秀把觉得有可能争取到的广告位了解个大致的价码。  
  “也就两百七十二万而已，这样吧，我给你把零头抹掉，怎样？”知无早就把她的面部表情下所隐藏的心思告知给了罗屿。  
  “两百七十万的话，我得跟公司申请一下追加资金，太麻烦了，要不我们二百三十万成交，你看怎样？”李锦秀抱出一个她认为王婉晴肯定会还价的价格来进行一番拉扯。5 g  f# I' d% B' U: X  
  “可以，但我想先看到你的诚意。”罗屿倒是不想跟她多废话，反正出版社的股份是王婉晴的，分得钱多钱少对现在的罗屿来讲，是不足挂齿的小事而已。  
  “这么爽快？不拉扯一番了，早知道就要二号广告位了，唉，反正广告打出去了，也联系好了人，能省下来不少呢！”李锦秀心里在翻江倒海，表面却是说道：“王小姐，还真是豪横啊，我现在就去拿合同公章。”  
  “不了，等明天正式签合同再说吧，我看李小姐您的年纪貌似也是有孩子了吧，我现在孩子逆反心理太严重，根本就是屡教不改，我想问问您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方法？”罗屿旁敲侧击地看看母亲的态度。  
  “不瞒您说，我还真有过三个孩子，一个努力上进，一个文静内敛，一个勤快懂事，在刚开始教育大儿子和大女儿时，我当时的心境还是保持着一个母亲应有的心态，但在二儿子出生前改变了，首先，我前夫在研究一些古籍的时候，太过于沉浸其中，发生了一些不太好事情，导致他作风不正，我本来想将他引导到正途上来，却被他拉到了一个混乱的聚会上……”李锦秀尽量委婉地说着她的故事，而知无和罗屿却在细细咀嚼着里面的信息。; T( R: Y; a! P7 J3 K# o  
  “让人欲望爆发的古籍，不会是什么恶魔绘本吧！”罗屿认真思考道。  
  “有一些书本在沾染过高境界存在气息的同时，是容易带有一点特殊作用的，但效果不是很好，能引动欲望本身的还是他们自身深埋的个性，就像小气的人最开始也就只是吝啬，后面便是一毛不拔，只进不出，而导致他们变化的还是自己。”  
  “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提前到了下一个阶段，而不是被人带到了歧路上。”罗屿试着跟上知无的思路。  
  “要不，你从她那里搞点血，我尝尝就知道了。”知无还是觉得由自己通过血液传递过来的信息来判断比较好。8 W: b/ H% ^$ o3 M2 F2 j  
  “真奇怪，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我自己的那些家务事吐露给您听，请不要见怪啊。”李锦秀小心翼翼地陪着笑容，心里又犯起了嘀咕，今天真是怪事不断啊，先是顺利无比的谈判，后又是曲曲折折地将自己那摊事全抖落出来了。# M7 ?2 F( M$ F; L  
  “可能，是您太久没有倾诉的对象了吧，老憋在心里，会憋坏的！工作上的事忙完了，不如，我们去逛逛商场吧。”罗屿倒是一把拉着李锦秀的同时，指甲不声不响地刮破了李锦秀的手背，冒出来的血珠在它出现的一刹那便消失在了这个世界，而此刻的李锦秀却浑然不知，她之后的命运是如何曲折又疯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王小姐。”1 b, t$ P% W3 J  D1 V2 S  
  ' }+ X6 M4 Z: N& Q6 w% v2 S& w& T  
  
( r+ i# G( X. E9 R3 C  
  $ S6 I' f2 A  h6 G3 `: n  
  
, u( k/ T" f4 ~0 W3 }/ i  
dFragment--></

第八章  混入学校

   “李小姐，你今天的兴致貌似不是很高吗？”陪着李锦秀逛服装店的罗屿发现母亲隐隐有点不太乐意的样子，而知无却还在慢慢消化血液中潜藏的信息，“怎么会，我只是……”由于今天是李锦秀还信用卡的日子，导致李锦秀现在根本就没有充足的资金支付起罗屿看中的衣服首饰，来与王婉晴交好。

   “呀，李小姐，我的瑜伽课快开始了，不好意思，我先走一步。”罗屿通过王婉晴丰富的经验判断肯定是由于某种原因母亲并没有挑选购买的欲望，并且在她只看着罗屿挑，自己却从不上手，更加佐证了这一点，既然如此，他倒还不如痛快地离去。毕竟想要的基本都拿到手里了。

   “那就恕不远送了！”李锦秀微笑示意，罗屿却是挥了挥手，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

   “这就是差距吗？”自己还要每月努力工作还信用卡，而别人却是坐拥一个大出版社，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对此，她也只能呵呵一笑。

   “小舅，你找出什么有用的信息了吗？”罗屿一边开着车一边对着空气里的知无发问。

   “嗯，血液正常，几乎很难说她是被什么人控制…”知无尽量留有些许余地告诉罗屿。

   “就这样吧！”罗屿倒是面不改色地结束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但眼神里隐隐伴随着某些不知名的火焰腾地生起。

   周一，宣涛中学，高二（5）班

  班主任先是敲了敲桌子，把没睡醒或者在桌洞里看小说的同学给吓得打了个寒颤，紧接着又说到：“你们涂老师，上周不是摔断了腿吗？这不，英语调研室里新来的王老师特此给涂老师排一周的课，你们可要认真听讲。”

  话音刚落，进来一位上身打底针织衫加牡丹红呢子外套，下身藏蓝色短裙加包臀黑丝和特铎马丁靴的女人，褐色微卷的披肩长发赋予了她亲和力，略施粉黛的脸蛋使她变得干净透亮，而她的嗓音也是温婉柔和，“同学们，非常感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给你们上课，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教好你们每一场课。”

  罗屿却在心里想，“5班大部分都是花花公子在这里混时间，教不教好有毛区别，倒是几个小女生正把手放在桌子下面掐他们的男朋友呢，看来是把我当成他们的竞争对手了，到底是年轻哦。”

  班主任也只是把罗屿带到5班之后，便回办公室喝茶去了，“我去，老涂走了之后竟然是这么漂亮水灵的小姐姐来教我们，这下赚大了！”

  “哈哈，我说老涂走了之后就是美女来上课，掏钱啊，别玩不起啊，孙贼。”

  “你丫说谁玩不起，今儿个就带了1000，明天再把剩下的给你。”

  “老师，我英语一直不好，你接不接受家教服务啊，我保证只要你能来 保底五位数起步。”看着一脸怪笑的那个家伙，罗屿当然明白起步价的另一层含义。

  “可惜，我还是喜欢萧琼那种类型的，平时高冷，时候到了…”还有人在罗屿眼皮底下发着短信给朋友，并附上了她的照片。

  “我知道你们一个两个都不喜欢学习，但现在是我的第一节课，你们能不能安静一点，这才仅仅过了5分钟。”罗屿本来是打算假装教不了，把课本一丢，回调研室歇着去，可是这不符合王静羽的性格啊，为了即将开幕的大戏，罗屿只好先按照王静羽的行为逻辑来跟这帮少爷们接触。

  “我去，小妞本事没多少，脾气还挺大的，不过我喜欢。”一个男学生在地下吹了一声口哨。

  “我看电视里学外语都是床上教学效果最好，不然咱们来试试看怎么样？”一个两个倒是更加对罗屿进行了荤段子袭击。

   “这样吧，如果你们有一个人第三次月考英语超过80分，我可以在能力范围内满足你们一个愿望，在你们不采用特殊手短的前提下，敢不敢赌。”罗屿倒是熟知这帮家伙的心理对付新来的他们总是吃硬不吃软，越是激他们越会热血上头。

   “我可是录了下来哦，老师。”还有好事者想让罗屿难堪，但罗屿却是无所谓的态度，“你们要是想录就录吧，毕竟你们又做不到。”

在喧闹中，罗屿又开始了第一次的教学，但底下却没有多少人听，他们依旧在用着自己的方式去度过这节课堂。

而在另一边，吴光宇却在罗屿的外表下忍受着“自己”和曾经小弟们的围殴，“你个野种，跟���睡了一宿后，���胆包天了啊，敢违背我宇哥的吩咐了。”

“你们这帮没眼力见的玩意儿，我…”蚀骨炎又开始蔓延至他的全身，他整个人卷缩起来试图缓解症状，却被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践踏起来。

“真是不知道你哪来的脸回来上学…”“吴光宇”蹲着拍着“罗屿”的脸嘲讽道。

不回来行吗？罗屿他们家更疯狂，不仅他们攒了一星期的衣服要让我洗，我还得在洗完不超过半个小时的前提下给他们晾干，还得给他们收进去，每次吃饭都得他们剩了多少就给我吃多少，快冬天了，房间里就一条毛毯和凉席，连个枕头都没有，起码特么的学校宿舍还睡得舒服点，能吃得饱点，该死，要不是浑身无力，我高低得给你们见点血。

待“吴光宇”离开之后，“罗屿”马不停蹄前往了英语调研室，去见自己的表姑—“王静羽”，在英语调研室门口就碰见了他目前唯一的“亲人“。

看着自己曾头破血流的模样浮现时，罗屿差点都差点没反应过来，但还是强装镇定，关切地开口询问道：“同学，你怎么流这么多血啊？要不要去医务室包扎一下。”

“小，不，老师，我有一些问题不会，能帮我翻译一下这篇作文吗？”吴光宇靠着同学借的词典，将自己的遭遇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成了英文，在脑海里也是无数次经历过痛苦才把作文写成，打算靠着来实习的小姨作为突破口，叫她小心自己的表姐。

“你还是挺有想法的吗！吴同学，只不过…”罗屿二话没说就把吴光宇的求援信给撕成了碎片，“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看着那人畜无害的笑容，吴光宇则是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你，你是什么时候盯上我表姑的…”他没有试图去反抗罗屿，而是膝盖发软，想走却走不了，瞳孔急剧收缩，身体微微发颤，“什么时候？就在我得知她存在的一瞬间，你难道以为我就只能控制一副身躯吗？我可以是你接下来遇到的每一个人，所以，好好扮演你的角色吧，不然你也只是我可用可不用的挂件罢了…”如同恶魔般的低语响彻于吴光宇的耳边，而恶魔在达成了目的之后，如同寒冬里不知那里袭来的冷风急切得来，急切走。

在上完今天最后一节课之后，罗屿则在英语调研室美美地睡上了一觉，直到哒哒的高跟鞋声音宣告着她所熟悉的人物又来到了这里，白色的贝雷帽盖住了她那过耳不过肩的柔顺卷发，橙色的眼影配上那闪烁着自信的媚眼更是令人陶醉，微红的唇色显得她整个人更是光彩夺目，米色的中长外套下不只是7cm长的高跟鞋和光滑水嫩的长腿，还有鹅黄色毛衣配着竹叶青短裙。

“您就是萧老师吧！老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了，幸会。”罗屿倒了一杯咖啡给来上下午第一节课的萧琼

“你是？”萧琼对这个年轻的女子不是很有印象。

“我是新来的实习老师王静羽，多多指教。”

“哦，你就是校长说要调进来的英语老师，是吧，不过，不是说你是周二来吗？”

“这不是我想要尽早了解情况，想要早点转正嘛，所以就等不了周二了，特地来向你这位优秀教师汲取经验了。”罗屿倒是娴熟地扯着谎言，并从萧琼身上收集着气息，要不是因为气息必须要两个小时以内的，他周日就回家去了解情况了。

“哦，优秀可说不上，都没几年教学经验，都只能共勉而已。”萧琼倒是一贯地保持着谦虚，便去准备下午的课件了。

“小舅，摸清楚她的情况了吗？”知无绕着萧琼仔细审视了两眼，传音过去，“她明显是修行中人，跟你也是菜鸡互啄，不过她背后的人或者势力还是有点意思的，给了她一个收纳鬼物的器皿和很多符咒，并且她那块收纳鬼物的牌子还是刻下了你的命格，上面显示着三天后，就是能把你做成最凶最恶的凶煞时刻了，并且你这样的还不止一个。”

第九章    略有改变的计划  
“是吗？小舅，如果我想帮她练成阴煞，又不伤及自身的话，应该怎么办？”罗屿倒是对萧琼后面的势力起了极大兴趣，并且他们盯上的还不止自己一个，说明幕后势力所图不小啊，若是能打入他们内部获取此界的修行情报，那就再好不过了。, X' ^& F9 \_! d: \_  
“如果对于别人而言还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我还倒是有些浅薄的想法，命格代表一个人最终的命运曲线，它是依存于灵魂的伴生物，由于你现在是吞噬了王婉晴的灵魂，所以你的命格正在和她的命格慢慢交融，再有一个月你的命格将会荡然无存，变得不可捉摸，趁现在还没彻底融合，你去准备一个浴缸，在里面装满五种飞禽之血，五种走兽之血，再找一个和你原来年纪相仿的人，我给你画一个篡生夺天化血大阵，将你的命格与之对换，但此阵有违天理，或许会给你将来招致不小的祸乱啊。”知无倒是将他的担忧一五一十地说给罗屿。7 n2 H4 Q+ V4 M% u' z4 ?  S  
“将来，那自还有段时间呢，现在这样瞎走下去，无异于在漆黑的山洞里摸着石壁走路，现在不及时了解情况，而是凭感觉的话，不知什么时候就就摔到在陷阱里了，不如冒险一把，过好现在。”罗屿倒是不怕什么因果报应的，毕竟噬天魔蛛族当初也没用过这个大阵就被他人给灭族了，他用一下，也应该没多大风险吧！  
“你是打算让…”  
“当然是现在的罗同学了。”罗屿倒是毫不意外地敲定了人选。" [# v2 \0 Y- j, w3 C" N. X, Y) j5 i  
糟心的一天终于结束了，丫的，萧琼是给班里多少人下迷魂药了，怎么是个人都敢来给我一下子，还好，张怡薇貌似是真心对我好的，但我怎么感觉她今天有点怪怪的。- [4 `; g# z; A6 F% h. s  
吴光宇坐在罗屿的写字台前，在罗屿曾经的笔记本上记下他的日记，并妄图从上面找寻罗屿发掘到神秘力量的因由，但翻来翻去都是一些他之前跟同学还勉强能相处，虽不算融洽但也属于平常的同学关系，但自从转学来到这里，不仅学习跟不上，还被自己等人一番欺凌，看得他倒是心生惭愧，当初为什么要戏弄他呢？就是在学校里火上来了，没处撒，于是，在那几个狗腿子的引导下，将目光一直对准了罗屿，学习不是很好，又没人帮他出头，于是才一直将他作为娱乐项目。  
但他现在的小命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可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他随意地收起了笔记本，眼皮忽地发沉，就在桌子上枕着胳膊入眠了，而在窗外，知无正静静地看着睡着的吴光宇。1 R1 H# k0 [4 l: L  
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张怡薇被自己带回了家，并开始了他早已期盼已久的一轮。  
他将张怡薇的衣服褪去，看着粉雕玉琢的身体，他立马开始了演练了无数遍的动作。. Q( T% v( Z1 \3 B3 s: K- F  
吴光宇把头深埋在四姑娘山下，舔吮着那硕果累累的巨乳，舌头好似在一次次的短跑一样迅猛，待到她乳头挺立的同时，吴光宇的双手也不安分地在张怡薇的小红豆上来回抚摸，“亲爱的…你真是…要把我的心…都快揉碎了…停手吧”张怡薇像极了小说中形容的百转千媚的青楼头牌，下体悬河长流不止。  
   吴光宇顺势拿出一只手，戳到张怡薇下体之中，两指就像风车一样在里面旋转，由于张怡薇的阴唇受到刺激不由自主地收缩，越是加速，张怡薇的下体就收缩的越紧，像是要把手指夹断般，一时间，张怡薇浪潮汹涌，如充分浸泡在可乐里的曼妥思一般喷涌而出。连张怡薇所在的床单都浸染了一大片。  
   弹指之间，只瞧着她美目迷离，双膝相碰，舌头微卷，这貌似是张怡薇已经快要高潮的表现，吴光宇连忙用舌头配合着张怡薇的节奏，双手却开始上下开弓，欢的张怡薇想把此刻的快乐宣喊出来，但却只能低声呓语：  
  “呀…哦…哦哦～～”  
   突地她往后一撤分离了原本混杂在一起的舌头，弯起了上半身，如同一只煮熟的大龙虾，吴光宇感觉手指被肉片已经挤压到了顶点，蹭的一下，热流哗啦啦地浇到了吴光宇这整个手掌里，下体不自觉地抖动起来，这表明张怡薇来到高潮。: Y: q7 M- C  h& h# ]  
  吴光宇将手从张怡薇下身拿出，并顺便带出了许多晶莹的阴液，淫水似海浪般一波接着一波，顺着胯部流出，把被子都打湿了一大片，吴光宇在张怡薇面前舔舐起那被阴液包浆般的手指，“感觉怎么样？我美丽的姑娘。”稍带些逗趣，张怡薇却好似在回味之前的高潮中未回过神来，故作害羞的说道。  
  “光宇，你弄的人家都离不开你了，你瞧下面都还要呢…”- g  d6 J/ B9 j! p# T1 L  
  见张怡薇说出这种浪话，吴光宇便用以装备齐全的肉棒直击张怡薇的嫩穴之中。  
  “啊…这个尺寸…爱死你了…”张怡薇发出娇哼声。$ X  o6 O; {$ w( h" i  
  “嘶…好快活…总算进来了…好哥哥…我的骚穴已经…快痒到不行了…快狠狠地来给我对症下药吧…”淫言浪语不断从张怡薇嘴里说出。  
  此时吴光宇只感觉张怡薇的小穴又湿又热，还在不停摆动，真可谓是人间难见，吴光宇更加疯狂地抽弄着，使得爱液在他俩的交合处溅射开来。  
“哦豁…这次碰到了…人家的花核了…老公…再有点力…就是这样…嗯…呀…”动人的呻吟 不断从张怡薇色气的软唇里飘出，胸前肉峰，也随着身体的晃动，时左时右，忽上忽下。  
在吴光宇努力运行，张怡薇的喘息声也在不断加重，嘴里也充斥着春声骚叫。/ h, c+ B% E5 {/ a  
“有大棒棒…好哥哥…让我们…一起…冲上云…”“霄”字还未出口，浑厚的精液全输入了张怡薇的小穴里，瞬时，张怡薇也迎来了最后一波高潮。“我…来到…了”随着那好似结束般的长鸣，但气喘吁吁的吴光宇却看见张怡薇的身体出现奇怪的脱离感，“怡薇，你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这件皮物耐久到了，得再做过一张了。”“张怡薇”当着吴光宇的面一点点的像扯下面具一样的从张怡薇的嘴里钻出罗屿的脑袋，“看不出来，你还是挺能干的吗？”罗屿倒是给了他一句轻飘飘的鼓励，但紧接着，他又像套娃般扯出了自己亲妈—王婉晴的脑袋，“看来，小狗还是想主人了啊！”: ?5 O, r6 Y  ?3 `$ q  
  吴光宇顿时感觉此刻王婉晴的脑袋也有所松动要钻出新的脑袋，他终究还是大脑宕机，选择昏迷。“瞧瞧，今晚倒是给他下了一剂猛药啊。”罗屿倒是拿着他的把戏玩弄着吴光宇，他先是将吴光宇身上的皮物脱了下来穿在了自己身上，再然后根据一点点幻真难辨，了解到了张怡薇也是听萧琼的命令才对他好的，但罗屿还是没有第一时间吞噬她或者收服她，而是取了她些许血液做了一张临时的皮物，要让他知道学校里没有他可以信赖的人，每次想逃都会有知无把他逮回来，而在三天后就要萧琼就要使出更残酷的手段了，他就等着来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  
“小舅，可以开始了。”只见罗屿把自家的浴缸装满了各种腥臭的血液，他和吴光宇身上都画有不明觉厉的奇怪符文，只见罗屿将吴光宇先扔了进去，自己紧随其后进去。! X2 z: o' Z- {- W: T  
就在他俩进去的一瞬间，满缸的血水忽明忽暗地闪烁着奇艺的光亮，十五分钟后，待到吴光宇被罗屿拉出来之后，知无取过他的血液进行查验，发现他的血液已变得和之前罗屿血液感觉差不多，但没有噬天魔蛛的特有气味。8 G# {) Q1 f& J8 o: H  
  “我很期待星期四的到来呢！”看着躺在地上的吴光宇，自己瞬间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而如今萧琼这边的麻烦解决了，接下来，便是将那一笔笔烂账给勾销了。7 R( N: }2 x8 K# O6 j  
  知无倒是不费力地将吴光宇托起，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吴光宇送了回去，而罗屿则是在谋划着下一步的行动了，“嗯，下一次就先从罗明成开始吧。”  
  在吴光宇被之前那个可怕的噩梦惊醒之后，他摸了摸自己的脸，想用力把穿着的这套皮物给撕扯下来，但到头来，还是抓伤了自己的脸，整的血流满面，“这简直是太可怕了，罗屿他到底是获得如此可怕的力量，或者说，他还是罗屿吗？他扮作我，我妈，小姨，怡薇，下一个会是谁？萧琼，还是……”# X& z0 R8 k+ O, D) a\* ?3 H  
  “不行，我不能呆在这里了，我得走，该死，这特么还是人过的日子，吃不好，穿不好，还有无休无尽的折磨，他还假装天使和魔鬼，一边给予着我可怜的善良，一边又毫不留情地践踏它，让我循环往复着，像一只在转轮里不断飞驰的仓鼠，永远出不去笼子！”4 T2 D0 \  b\* n& C( S  
) `" k: d/ @/ X$ {/ \  z6 Y  
  
  第十章   家中的惨剧  
  上午9点20分，枫园路，北华小区305号，一个胡子拉碴，头发杂乱，眼睛无神地盯在电脑上的文稿，上面只空写了一个题目，《关于西方文艺复兴与改革科举制的相似与走向》，而在文档下却是一页又一页的空白，“这根本就是强人所难吗？快年底了，给我怎么一个奇葩的题目，一看就明显是历史系的给我下套了！”3 g3 G0 X+ Z1 t% v  
  男人又从桌上的烟盒里掏出仅存的一根烟，刚把它叼进口中，就听见了门铃的响动，男人起身从桌子旁离开，走到过道时，才发现猫眼都已经被灰尘覆盖得不留一丝缝隙了，他也没心思通过猫眼来看访客，随手一拉。   " G3 q  Z; i4 ^# B& e  
  开门后发现是萧琼，她上身穿着露脐短袖加纯白天鹅绒外套，下身牛仔长裤配亮红漆皮高跟，脸上却是满脸嫌弃之色，巧手顺势将烟从男人嘴里夺走，在换完拖鞋之后，才将烟放在桌子上，男人却是去电视机旁拿了个热水壶，给萧琼递了一杯水。3 y1 o: o9 l. t1 A7 K  
  “罗老师，瞧瞧你，真是变得愈发憔悴了，是透支了还是要不行……”萧琼接过水，倒是没急着喝，饶有兴致地打量了一番罗明成。  
  “你今天来，不是为了观察我的身体状况吧，那个玩意儿最近在家里变得有点反抗精神了，你不是说最快2个月，他就会意外身亡了吗，也没见他对生活放弃了希望呀？”罗明成此时想讨论下周去哪家餐厅吃饭一样把这个问题摆在台面上。6 Y0 ^) m3 ]7 `  x9 Q8 d9 i8 U  
  “那个玩意儿？罗明成，你果然不把我当人看，你还是想拿我去骗保。”罗屿回想起转去宣滔时，签的那个“入学申请表”，但他没有表现出来，粉眸微眯，自然而然地说道：“他当然横死，不过我想知道你的承诺做不做数？罗明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之前勾搭过的几个女学生还跟你纠缠不清呢！”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就再也看不上那些家伙了，连振邦都不再认那个女人叫妈了，当然，等你帮我搞定他之后，我会拿他的赔偿金给你办一场盛大的婚礼来补偿你。”罗明成又开始撇清之前风流的情史。& p) A  O' B2 q6 `; L  \& w8 s  
  “我当还真想听听罗振邦喊我妈呢！这个家伙14岁开始就跟自己的亲妹妹罗染香搞在了一起，萧琼半年前来这里之后，丢了两条丝袜呢，就在罗振邦的鞋柜里头呢！你不在的时候，他都敢对萧琼毛手毛脚，再之后，指不定他打算共享齐人之福呢！”罗屿倒是想起了罗振邦的那些小秘密，哑然失笑后又连忙恢复自然道，而罗明成却以为她是为了跟自己结婚而感到高兴的。  
  “小琼，你看我们好久没有增进一下感情了，择日不如撞日，不如…”罗明成看着短袖里那小半的皓白之肤嘴角泛起了笑容。  
  “好啊，我们来上一场吧！”罗屿也配合地给了个笑容，丢出身上的天鹅绒外套，径直走向了罗明成的书房，嗅着那混杂着沐浴露的香气和奇特香味的罗明成兴致大增，而罗屿也在书房找寻着那本“恶魔绘本”，知无适时地从外面飘出，指着桌子上面一堆参考文献倒数第八本就是之前说过的魔书。  
  “小舅，这上面有没有特别强大的诅咒或者符文？”罗屿一把将其抽出，完全不顾其他资料的轰然倒塌。& P$ h7 W8 \_$ h  
  知无仔细盯了一会儿，才开口道：“这上面没有附着诅咒，就只是一个欲魔用过的物品，像是一只没有墨水的原子笔，原主人将其丢给了收破烂的，结果收破烂的没保管好，导致它来到了贫民窟一样。”  
  “呵，果然吗？”罗屿其实对这个结果已经有过预想了，但如今从知无嘴里说出来，还是有什么东西被碾碎了一样，将它随意丢在桌子上，坐在床上开始思考自己的计划还要不要继续下去时，罗明成明显去好好梳洗了一番，可见即使是罗明成那已被欲望所掌控的大脑，也还是会认认真真地洗了个澡，维持着虚伪的体面。  
  而罗明成却是看着只剩一件短袖和浅蓝色内裤的萧琼，却是一把将其扑倒在了床上，“我发现，我是越来越离不开你了，琼。”说完，便是用他宽大的舌头强行突入了萧琼的嘴唇，牙齿被轻易地撬开，她温润的小舌主动迎了上去，温存的津液不断从二人的唾液腺里泌出，罗明成的左手也不自觉地在萧琼的玉兔上来回做着短跑，右手则去往了两腿间的缝隙开始了密林寻宝。  
  想起曾经被面前的男人所虐待最终就只是为了给他收获一大笔财富，罗屿决定还是继续执行下去。她被罗明成那丰富的攻势导致一步步地沦陷其中，“老师…，你的…教学……水平还……真是……越发……如鱼……得水……呢……”在罗屿发出感叹时，罗明成顺势解除了嘴唇的束缚，拿着舌头给已经变得挺立的小山楂们做着圆周运动，底下的探宝也随着洞口的收缩而变得愈发刺激，“哟……哟……哟……”罗屿已经在这几重夹攻下，连话都说不太清了，只能将自身之前的情绪随着怪异的发声词和腔调一起宣泄出去。  
  “我可是一直在按着开机键呢，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呢？”罗明成似笑非笑地挑逗起萧琼，罗屿对这种戏码可是在熟悉不过了，“明成，快……把……肉棍……放……给我……这……都快要……”在罗屿努力几个字地往外蹦哒的时候，罗明成却是松开了右手，一起去揉捏那光滑细软的乳房了，原本就不满足的小穴变得更加空虚了，“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啊！”罗屿假装嗔怒道。8 A- g7 \8 Z0 g2 @4 z' T# d! \  
  “你不是想要，但是它不肯，要不你拿嘴哄哄它？”罗明成与萧琼交往这么久，很难让她完全在一轮中听自己的安排，在逮住机会的情况下，他可不得在一轮中保持主导地位，但罗屿却是奋力地张大着嘴，将那根黑小的肉棍嗦进自己的喉咙里，拿着口水滋润，用着舌头给它摩擦，小心地拿着牙齿给它去垢，在他的努力下，肉棍迅速充溢了整个喉咙，并且在他卖力舔舐着马眼的时候，他还拿手爱抚着双小球。4 D( p( u/ y0 b$ A) c6 m& f9 K  
  在马眼要溅出液体的时候，他倒是让肉棍离开，自己将腿分成m型，罗明成半跪下来拿着肉棍对准她的蜜洞直刺了进去，“啊……再……进来……一点………就在……哪儿………好哥哥………好……老公……”淫言浪语从萧琼的嘴里不断发出，让罗明成那是压榨身体的每一番力气，去进行配合，在一泡滚烫的阳精浇灌满了萧琼的整个肉穴后，罗明成才像是跑完了马拉松的运动员，躺在床边的另一侧开始准备休息来恢复精神了。  
  “您还真是老当益壮呢！”罗屿的声音突兀地传来，让本捧着萧琼圆润俏丽长腿的罗明成心头一紧，却看见自己之前还捧着的玉腿变成了男孩那多毛还略带汗渍的双腿，而明明坐起来的是萧琼，转瞬间，就变成了罗屿。- T( F) W4 c( K: t  b; }  
  “你好啊，罗教授，刚才那一场你还满意吗？”罗屿倒是毫不客气地将脚从罗明成怀里收了回来，“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应该……”  
  “在学校里，对吗，然后等着什么时候我不明不白地死掉，成为你新生活的启动资金，是吗？”罗屿倒是不屑地补充着说着罗明成没说完的话。  
  “很简单，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吗？竟然你们想要开启新生活的话，不如一起迈向死亡吧，你们先走，之后可能会有罗屿跟上你们的脚步，至于是不是我……”他话锋一转，“则跟你们没有一丝关系。”. ?3 A0 e7 q) b4 z4 R7 f3 |: Q/ X  
  罗明成明白此刻的状况已经超出他的认知范围内，只好打着哈哈道：“小屿，我被萧琼那个贱女人欺骗了，其实……”  
  “老套，你真以为我是那种会被你这种幼稚台词折服的人吗？罗教授，在你拿我的生命换算成保险赔偿的时候，我们之间早已没有了一丝情义了，所以你和罗振邦的死亡将会变成我的一张手牌，用来看清楚萧琼究竟还有什么手段做她的底牌？”罗屿将他一脚踢到床下。  
  “放过振邦和染香，你要干什么都……”作为一个大学副教授，他丰富的经验告诉他，萧琼之前是在利用他，而获得力量的罗屿也在利用他，给萧琼施加影响，“明天的新闻可就有意思了，堂堂大学副教授被有暧昧关系的女学生所吊死，而从小失去母亲的爱护的孩子却对母亲怀抱着异样的情愫导致被按在洗脸盆淹死……”  
  “所以，你打算在哪里作为你的安身之地呢？罗教授！”变回萧琼的罗屿含笑对着罗明成吐出一口芬兰……  
第十一章 不平静的一天- O. R" s0 `' p$ v( N0 M' \6 L  
  看着挂在卧室脸上正在发紫的罗明成和已经溺死在洗手池的罗振邦，罗屿却是有种帐然若失的感觉，是啊，自己已经断绝了与罗家所有的关系，接下来，就先看看萧琼的表现了。  
  在罗屿离开后不久，吊在吊灯上面的罗明成就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那醒目的鲜红从他的脑袋里流出，直至外卖小哥到来时，发现流出门口的血迹时，才发现不对的，连忙把外卖发在过道上，颤颤巍巍地拿起了手机，“喂，警察吗？这里好像发生了杀人案……”9 f\* Y" c/ I5 r6 Q) J\* P' d' O( j  
罗屿并没有直接开车回家，而是疾驰在某条不为人知的过道上，车辆产生的强大动能摇醒了躺在后排驾驶座的少女，罗屿见状立刻停在路边，并将车门反锁，“感觉这么样啊？张怡薇同学。”6 H- P3 r) Z' I7 j1 d  
“你是王老师？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少女盯着只在学校见过几面的老师，不清楚自己何时上了她的车，但罗屿却是讲起来一些不相关的过往。; u2 K! O& c  O. l" E5 F  
“9月13日，萧琼让你做她的课代表，并让你持续关注吴光宇和新来的罗屿，9月27日，萧琼让你平时多照顾新来的罗屿，由于吴光宇之前曾打探过罗屿的经历，你也因此得知了他的过往，但你却不在想跟他们扯上关系了，打算和他们保持距离，10月17日，萧琼注意到你在疏离罗屿，于是拿出奖学金为饵，让你继续跟罗屿保持良好关系，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萧琼这么分裂，一边自己和罗屿泾渭分明，一边又让自己向罗屿示好！”  
  王静羽看着秘密一点点被抖出来的张怡薇，脸上那满是惊讶和恐慌的表情，身体里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收缩，但却还倔强地说着：“你说这些干什么？快放我出去。”一边还在用力地敲打车门。; w" k: \1 V% w# O# l  ]. Y  
但她又自顾自地说着，“不管是因为什么，当你看见罗屿正在把他那不成熟的爱意寄托在了你的身上，你就隐约察觉到了什么，但这都不重要，因为你只是为了领到属于你的那份片酬罢了。”罗屿无可奈何地说完了他从张怡薇口中了解的一切，他深知一个沙漠里快要渴死的人能坚持下去的动力是喝到水，但如果水里面是加了砒霜的呢。- T& B# ~" m& u( b, X8 Q+ t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张怡薇再也忍受不了，将所有的情绪化作了一声质问，“干什么？”他笑了笑，“如果是以前的罗屿，可能会在这种刺激之下，被萧琼所操控，成为任他摆弄的傀儡，但现在的我，怡薇，我不计较你跟萧琼的那些有的没的，但现在我要赐给你新生，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罗屿解除了作为王静羽的伪装，“罗屿！你现在是什么？特殊能力？噩梦？鬼魂？……不论你是什么，请你放过我吧，我会转学……”张怡薇看着自己的身体在不断的收缩，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巨力将她浑身上下每一个器官，每一块骨头揉搓成沙子般细小，终于连意识都即将消散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是招惹了什么样的大人物。  
  看着眼前乒乓球一样大小的“肉丸”，罗屿却是没客气一口就把它给咽了下去，知无从副驾驶上显现了出来，“你小子，倒是够下血本，分解了好几滴金色血液呢？就为了把她转化为亲王呢！”  
  “身为女皇，当然要有自己的公主，不然一个人混迹在这偌大的世界多寂寞啊？”罗屿却是在轻抚着肚子同时慢慢将自己的模样转化为张怡薇的时候，却被知无弹了一个脑瓜崩。1 W4 I. ?/ t\* |: y- K! P! a: e  
  “傻小子，你还没回家呢？待会碰到交警盘问怎么办？咋了，工作日拿副市长干爹的座驾出来耍耍！”知无看着要怀胎四月的罗屿，已经有明显的脑子不清醒，心里还是腹诽了一句，难怪要找个侍卫，感情怕自己怀了计划就执行不下去了。5 z8 z0 ~2 |, Z" B  
  宣涛中学，一辆警车停在教学楼门口。  
在下午第一场考试要开始的时候，两个警察突然出现拦住了正准备出英语调研室去监考的萧琼，“女士，请问你今天上午是不是去了枫园路，北华小区？”  
“没有 今天上午我都待在家里，准备下周的课件。”萧琼却是不慌不忙地回答着警察的问题，并且心里想到了一个可能。) w5 H  {& r: w1 j. X) o, L# \_8 z: U  
“可是我们接到一位快递员的报案，说北华小区发生了杀人案，其中罗明成，罗教授被人吊死，并且现场留有你的指纹，被害人身上还保留有你的一部分体液，请问，这你怎么解释？”一位稍显年轻的警官明显已经不想和萧琼有过多解释，只想把她押回局子里。+ B6 \( F, [- p! K" H8 B! c& p  
“这明显是有人在陷害我，我申请在监督完这场考试，再配和你们去缉拿真凶！”萧琼明显不想在大事将成的日子里被别人搅局，于是压着些许怒气地回答道。  
“女士，你以为这是拿快递呢，还能延迟取件呢，瞧见没有，这是逮捕令，乖乖地陪我们会局里调查，真相出来后，你继续你的教师生涯，跟我们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年轻警官嘲弄般地回答并拿出了盖着大红戳的逮捕令。  n8 G- I& H0 H. v1 g% U6 u  
  “你们真是……”听见楼上忽然传来的尖叫 以及人群里混乱的喊叫声，已经肆意飞舞的试卷，都表明了楼上正发生着不得了的事情，一个准备掏枪去楼上查看情况，另一个却是打算先将萧琼带到警车里面去。  
  但萧琼却是从袖子里滑出两张符纸，贴在了两个警察身上，那黄符宛如强力安眠药一般，两个警察却是上眼皮和下眼皮没来得及打架，就陷入了美妙的梦境里，打出了沉重的鼾声。  
  “两个蠢货，明显是那个叫王静羽的妖物陷害我，假扮成我的样子，去杀害罗明成？不过，她为什么会直接去罗屿家呢？”萧琼在见到王静羽的时候，就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感觉，拿“天目符”一看就知道她绝非人类，更不是修行者，而是妖物，眼瞳里隐隐藏有看不透模样的怪物虚影。: ]# ~+ C3 G+ R\* l8 ^  
  “如果她是想吸取戊土之命的精元的话，老娘就让她看看三张神火斩妖符的威力。”萧琼把警察拖到一边，一边又带好了可能用的上的符咒。% N\* K2 `" f0 \, H% p7 x' [  
  时间稍微往前倒一点，吴光宇感觉最近冥冥中有人在阻止自己离校，而他每次趁基本没人的时候要去跟萧琼谈谈的时候，不是每次被她无视，就是被她讥讽，“罗屿同学，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来这里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是你爸爸想要让你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激发潜能，结果……”# ^3 t  }- g# ?; S# F: L" R" F  
  “结果个p啊，你个浪荡货，你特么能来这里，不是你跟那个老秃瓢困了一觉，你以为就凭你的资历能拿下……”他却被萧琼一巴掌抽得找不到东南西北。. z" D! \_! D) O" w  
  而本来打算弃考的他，却因为某种未知的力量拦在了考场，结果就只能硬着头皮写了小半张试卷，却还被之前的小弟—李峰嘲讽“连特么卷子都写不满，你是拿脑子去养金鱼了吗？”  
  看着那讨人厌的面孔在自己附近晃悠，他听见了一个声音在说：“瞧，也许根本没有人来针对他，他只是要你来承受这个受气包的角色，说不定，他正躲在李峰的皮囊下得意地夸赞起自己的演技呢！”  
  “拿刀去划开他的皮囊，看看他到底有几张脸？”说着，他不自觉地拿出了一直放在口袋里的美工刀，先是趁李峰背过他的时候，迅速接近，然后一把插在了他的脸上。2 n/ o6 Y5 b' @/ V  
  “噫，你脸皮底下怎么只是红的，没有别的脸？是我找错了？”吴光宇拿着美工刀在李峰的脸皮上来回滑动，像是开车挂档一样左右横移，而李峰此刻却是直挺挺地带着不完整面孔而死去。6 B. e- F; \  y: D( C- E  
  在周围老师打算上前制止他的时候，他将美工刀抽出又扎向了另一位老师，三两刀便把老师的脸皮划伤了大半，“怎么，你也就一张脸啊？找错了，哈哈。”吴光宇脸上溅上了血液的部分和没有血液的部分恰好构成了他所说的“两张脸”。  
  在吴光宇获得“两张脸”之后，他又去拿刀划开别人的脸，“你们跑什么？只要我找到你们中那个有着两张脸的家伙，我们就可以不用在他的控制之下，按照他的烂剧本过日子了，我们将会获得自由，将离开这个疯狂的学校，别走吗，你们这样的话，我只能一个个确认了。”7 v2 q3 d, @7 \_$ P  
  他极速地去追寻离他最近的那个人，不管是男是女，都得脸上左右先挨上两刀，有的人在被追上的时候展开反击，但却遭来了更致命的攻击，“你竟然这么抵抗，你就算没有两张脸，也是跟他一路货色，我刺死你个混球。”6 r$ H: S) H( u6 c6 V  
  他眼中闪烁的红光让人不免令人怀疑这并不是血液染上的，而是他杀红眼的证明！第十二章   血染的校园% A+ N3 j\* C. r2 \_" C( a  
  吴光宇拿着美工刀疯狂地去追杀他视野范围内的每一个人，当有人妄图从楼梯口离开时，不知被什么力量给阻拦，像是有堵无形的城墙挡在了楼梯口，卡在了第一个台阶上，给了吴光宇可乘之机，吴光宇惯例地划开他的脸，然后失望，接着去寻找其余的人，还有人妄图从栏杆跳下去求援，反正也才三楼，却莫名被奇特的重力吸引，摔得那是血肉横飞，不成人形，像是一个被人踩了无数脚的西红柿，并且电话也没有信号，对面教学楼和宿舍楼没有一个关注到这边的惨剧。  
  萧琼在楼梯的过道那里很满意“罗屿”的表现，这座教学楼早在罗屿转学来之前，通过和校长的亲密接触改成了一个五行聚煞阵，在今天死亡的人越多，他们的怨气将会在这栋楼里面不断滋生，最后等到罗屿死亡的时候，滔天的怨气结合他自身的命格，将会诞生出一只五行阴土煞，成为她萧琼进入三面神君的核心层的凭证，更加是她修行路上的新开端。% ]& Y! w8 o7 [  
  “这个罗屿，跟我预料当中的表现不太一样，难道是蚀神咒用多了？还是说，那个妖物也看上了他的命格，做了什么手脚？”萧琼当然不会在这种关键时候，她在发现有妖物混入学校之后，就准备了一个备选方案，本来是打算用傀儡符控制张怡薇拿绳子勒死罗屿，可他连张怡薇都捅烂了脸，看来还是再加上几张蚀心符进一步摧毁他的心神之后，再用傀儡符让他自杀。  
  “你们怎么都只有一张脸？难道是我划错了？”吴光宇看着血迹斑斑的地面，和堆积在一起的尸体，握着美工刀的手止不住地颤抖，嘴里喃喃地说道，“不对，还有人没有确认，就是萧琼！她这个两面三刀的贱人，我今天的一切都是她害的！”& s  N4 h+ \_( W. K2 U  
  萧琼先是甩出了最后两张蚀心符，然后一手持火环符，一手持傀儡符，慢慢从楼梯下面走到了离吴光宇还有5m的地方，对吴光宇说道：“哎呀，罗同学，还没有考完，你就担心排名的事情了吗？这就是你们说的只有我一个人参加的比赛，哪怕考得再烂，我也是第一！”萧琼依旧在刺激吴光宇。  
  “你这个老妖婆，劳资要把你的假脸划开，看看你的真容。”吴光宇顿时三步并作两步地朝萧琼冲过来，却被萧琼以一个漂亮的侧踢踢翻了身体，并且顺势高跟鞋的鞋跟还踩在了吴光宇的手上，碾磨起吴光宇的手掌，嘎吱嘎吱的声音使还在发狂的吴光宇变得略有点清醒，“罗……”  
   “你也知道你爸爸被杀了啊？”萧琼倒是不惊讶吴光宇知道罗明成和罗振邦的死讯，因为被害人的家属一般会被警方联系，“但很可惜，不是我干的，是有人嫁祸给我的！”萧琼倒是不认为罗明成的离去并不能让罗屿变得更情绪化，“正好，你们几个可以一起去做个伴，哦，不对，我忘了，你可跟他们不一样呢。”  
    “你知道吗？你的这条贱命可是值三百万呢！本来，我和你父亲打算等你过世之后，拿着保险费办一个硕大的婚礼，然后去蜜月旅行呢，可惜，你们家的受益人有的已经被谋杀了，有的则下落不明，所以这三百万也就够我去换辆新车咯。”萧琼松开了脚但继续刺激着脚下的罗屿，吴光宇却是不服输般地吐了一口鲜血在萧琼的脚面上，“并且，由于你让我很不爽，我本来想让我的课代表把你扔下去呢，可惜，你太疯了，结果我只好自己动手了。”言罢，吴光宇被萧琼贴上了傀儡符，像一个预设好程序的机器人，一步一步挪到了栏杆边上，看着之前几个跳楼的学生的惨状，脸色顿时变得一脸煞白。. {0 x\* x! y4 O8 R& M" m  
   “跳吧，反正你做人这一生也就到头了，去祈祷下辈子获得新生吧！”吴光宇却还是努力地靠着意志力对抗着傀儡符的命令，萧琼却拿出了一个小令牌似的东西，八角形的红木木牌上面刻着一个奇怪的符号，但此刻却在发出时有时无的光亮，眼看着还有几分钟就要到了最好的聚煞时刻，她二话不说，拿起火环符弹到了吴光宇身上，密密麻麻的火星从吴光宇身上腾起，将他变成了一个混杂着嘶吼和粗口的火人，突地一个没站稳，摔到在了教学楼前。3 G$ D5 ?7 }' A6 B8 I, |$ M  
  看着地上只剩一摊灰烬的“罗屿”，那发出光亮的八角令牌却在在空中自转了起来，吸收着周围的血腥气和一个看不清模样的小球。  
  “还有十分钟，五行阴土煞就要练成了，静羽妹妹，不来出来跟姐姐说点什么？”萧琼倒是转过身来，看着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自己眼前的王静羽。  
  “姐姐，倒是好耳朵呢，不知道你在上课的时候，能不能听到学生们在地下议论你呢！”王静羽浅笑道。, D, I\* ^7 [/ |2 r  
  “多谢夸奖，那也不及妹妹你呀，能偷天换日，鱼目混珠，不仅混入了学校，还想着拉警察入场来拖住我，我看这小子变得疯疯癫癫呢，也有妹妹你一份功劳吧！”萧琼嘴上是这么说着，却在想根据王静羽的表现决定什么时候出神火斩妖符。  j7 O& ~. ]9 R" l3 P9 o7 @  
  “可惜，没能拦下姐姐你呢，只好我亲自来了。”王静羽率先发难，猛地一拳击打萧琼的面门，但萧琼却是往左一闪，王静羽收拳又是一个扫堂腿过去，萧琼却是向后一退，因为她明显看见有奇怪的雾气从王静羽嘴中冒出。8 f2 `/ G  f4 `$ g  
  “使用毒气的妖怪？”萧琼却是马虎不得，从袖口处拿出祛毒咒贴在自己身上，又一个火环符打向了王静羽，无数的火星从她身上冒出，却不像吴光宇那样被烧成火人，被她随意地抖动了一下身躯，就灭得差不多了，但萧琼明显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又在王静羽还在处理身上火星的时候。7 l1 c+ o' A5 }) [. u  
  先是一张束缚咒暂时控住了她的行动，接着连摔三张神火斩妖符，三把巨大的火焰长剑从王静羽的身体内贯穿而入，此刻王静羽再强悍的妖躯也接受不了三把火剑的不断进攻，终于在王静羽变成一具不会发出声响的焦尸和消耗了萧琼两张探息符之后，萧琼才勉强缓了口气，准备接受属于自己的胜利果实了。  
  “神君说，在这么稀薄的灵气里修真都要靠天赋和功法的，这个妖物是怎么形成的呢？”萧琼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匕首开始寻找起王静羽身上可能存在的妖核和妖骨什么的，但翻找了半天，却没发现没有一丝收获。3 r! P7 }9 @4 P( S! l% {% c0 K" {. b  
  “算了，妖物本就是意外，还是拿着神煞去找神君复命吧。”看着即将被收进令牌的阴煞，萧琼开始复盘起这个任务自己的不足之处。“早知道有妖物混进来，我应该在第一时间击杀她，省的她给我惹出了杀人犯的头衔，第二……”; Y8 [5 J! D2 B1 M/ k# @/ c  
  “就是记得，永远要留有最坏的打算，不要让自己陷入到孤军奋战的境地里。”隐藏在尸体堆的“张怡薇”却是不知什么时候绕到了萧琼的身后，“蚀骨炎，燃。”简简当当几个字却让萧琼感到了钻心般的痛苦，使她妄图拿符咒接触异常状态都做不到。  
“瞧瞧，萧老师，你刚才那意气风发的样子呢！怎么现在如同一条丧家之犬般匍匐在地上呢！”张怡薇装作关心般地蹲在地上看着她，“你是谁？”萧琼可能做梦也想不到，竟然还有一个出乎她意料之外的状况发生。  
“我，当然是张怡薇啊，你拿奖学金跟你蛇鼠一窝的张怡薇啊。”  
“你不要在假装了，这对我没用！”萧琼冷冷地回道。  
“嗯，我还可以是王静羽，王婉晴，吴光宇，当然接下来，我就是萧老师，你了。”张怡薇歪头思考道。  
“你到底是谁？”萧琼忍受着蚀骨炎的折磨，忿忿道。4 y0 x4 i; `7 P; e  
“最初应该是那个要进牌子的罗屿。”罗屿却是想看看萧琼的反应。9 b9 S2 q+ v- R( j# @  
“不可能，你骗我，你这个妖物，命格是与生俱来的，除非……”萧琼立马想到了另一个可能，瞪大了双眼。4 S- J: V4 l9 h8 ?! V& O- U- P- a  
“除非什么，有比神君更强大的存在给我换命，或者接受了某些强大的因果，是吗”罗屿觉得他两个都沾了一点，但他还是很欣赏萧琼的表情。  
“不可能，即使如此，为什么我会看不出来你的妖气？”萧琼仍是忍着剧痛来求证答案。  
“那是因为要瞒过你这种等级的货色，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至于暴露给你，是我想让你看到的，让你把周围的所有人审视了一遍，之后发现除了我之外根本就没有妖怪的错觉来干扰你，蒙蔽你，让你造成一种这把能赢，损失不大的错觉。”  
在说到干扰萧琼的时候，知无倒是随意地理了理发丝。  
第十三章   最后赢家+ E. g+ l) d  ^  y& a$ n; W  
  “我当初就应该好好调查一下王静羽的家庭状况，否则你根本就不会……”萧琼却是在懊悔自己只专注于罗屿身上，而没有充足的准备去面对突发情况。) Q6 L4 \_  {8 b; `) G  
  “你迄今为止最大的错误就是将目标放到了我身上！”罗屿却是毫不留情踩碎了萧琼的双腿，那骨头崩碎的声音是如此惨不忍闻，萧琼那一口珍珠贝一般的玉牙都快咬碎了。  
  “罗屿，你现在就只会拿这种伎俩来对付我吗？你可真是一如既往的没出息呢！”萧琼虽然被疼得喘不过来气，但还是强撑着没有叫喊出声来。  
  “你还真是死鸭子嘴硬呢！不过没关系，你从吴光宇那里感染到的毒性还不到十分之一呢，我还能再给你来一个剂量的蚀骨炎呢！”罗屿倒是想看看萧琼能撑到什么时候。\* h2 C& w7 r- q/ B& ~0 }  
  “你到底是怎么获得这样强大的力量？”萧琼觉得自己是败给了未知的命运，而不是罗屿。/ H0 P% B- @- \  a) r3 L. f1 H  
  “你的小动作，我已经注意到了。”罗屿慢慢弯下腰去在萧琼手上划了一个小口子，顿时萧琼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流逝，“你干了什么！”萧琼本来想引爆自己体内残留的灵气就算不能炸伤罗屿，也要炸她个半残，“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灵气的，可不能当摔炮给玩没了，这就是修炼过的修士滋味吗？果然跟凡人的味道截然不同，连宝宝都吃得很开心呢！”  
  罗屿轻柔地抚摸起了肚子，“你这个疯狂的妖怪，竟然还会有孩子。”萧琼觉得今天真是她一生中最疯狂的一天，结果虽然完成了，但自己的整个计划被这个意料之外的因素干扰得不成样子，自己的辛苦修炼成果竟然要给自己最看不上的罗屿给全盘接受，而她却连一丝反抗的余力都没有。! K\* S8 \_; A$ ~: h; V  
  “萧老师，你可不能这样说噢，你以后才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咯，并且这还是你最信赖的学生—张怡薇啊，多好，我帮你把师生关系变成了母女关系啊。”萧琼听着颠覆她三观般的事实，让她几乎都快忘了灵气和血肉流失的痛苦。  
  “你到底是什么妖怪？”萧琼在问这个问题之后，身体一软，意识下沉，而罗屿抖了抖那新生的皮物，“我是什么妖怪，凭什么要告诉你，就让你做个糊涂鬼又怎样？哦，对了，你做不了糊涂鬼，你连剩下的灵魂都会被我吃得一干二净呢！”罗屿找了一个稍微干净点的教室。  
  罗屿一脚蹬进了萧琼的皮物，那细滑柔软的触感虽不是第一次接触，但每次都让罗屿浑身一颤，他顿时想到了知无可能在附近给他一个爆栗，立马捂住嘴唇，让尖叫没有吵到附近的知无，但知无却凭借他强大的神识回忆着萧琼所使用过的符箓，“刻画的方式跟我那边不一样啊，启动回路和效果回路不是画在符箓两面，而是用一个更为复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样虽然效果可能大一点，但启动与绘制太麻烦了，也不知道他们这边的符箓勾画是怎么教的？”\* L% r& c7 ]9 F6 ?, m- C  
   罗屿看着知无靠在一堆残肢碎片后，神神叨叨地在拿手指勾画着什么，“小舅还真是心大啊，也对，毕竟我还没他活的一个零头大呢！”罗屿则是享受起自主穿皮，没人干扰的时光，他那曾经满是绒毛的小黑腿变得又嫩滑又修长，虽然王婉晴的腿也不算很差，但和修炼过的萧琼来讲，却是没有太多优势，并且潜藏在两根玉柱下的爆发力可以把四五个成年人瞬间踢到，如果是攻下三路的话，基本是能让器官报废的那种。1 R5 |) c  {1 q0 b+ ^( x  
  好在他之前有让吴川给他物色了一个国际跆拳道教官，这才给了萧琼一种王静羽技巧和力量都不输于她的错觉，如果在那个时候，王静羽只是空有力量的话，可能萧琼会选择先耗光她的体力，然后才灭杀她，如果是那样的话，虽然她也能赢，但那是因为有知无兜底，根本不能让罗屿狠狠地压萧琼一头，让她享受被人安排的感觉。  
  “可惜，终究胜利是属于我的，连你的一切也是属于我的！”罗屿在萧琼的皮物打上了他独有的印记之后，他把萧琼的头拉了下来。- n" v: T0 f. k9 p- h2 N  
  在填充完萧琼的头部之后，她的记忆像狂风一样奔向罗屿的脑海里，原来萧琼以前是一个不良女学生，在有一次逃课去网吧的时候，无意被参与到了某个邪教聚会，本来为首的几人打算直接让萧琼直接闭嘴，而那个被称为三面神君的家伙发话了，“此女竟能闯入我们的迷踪阵，说明她还是与我们有一定机缘的，不如，加入我们，一同飞升上界。”; j2 t1 g3 V5 Y- I  
  本来萧琼是不信的，但看着面前几人凶神恶煞的样子，还是在一旁听了起来，在聆听完了三面神君的那一番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陈词后，她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这个邪教，根据邪教的资源，她很快获得了名牌大学的通知书，还有名声与财富，并且她在大学期间一直“勤学苦练”，才突破了被称为“养气”的修炼阶段。( c# a7 A- H: p- R  
  但她想要更进一步之时，却发现自己仅仅是在三面神君圈子的外围顶层而已，而养气剩下的功法和资源，需要帮神君去完成任务才能获得，为了早日脱离这个被称为灵气泥沼的下界，达到法胎境去往上界时，她主动选择背井离乡接受帮神君收集五行阴灵煞的任务。  
  所以，我就是游戏里用来换奖励的野怪人头咯，罗屿却是脸色一变，但还是穿戴整齐的收回了令牌，看着里面怨气冲天，黑红色的双目里忽明忽暗地让人琢磨不透的吴光宇，罗屿倒是随意地撇进了包包，反正现在换奖励的不是他的人头。% F1 Q5 b: |4 G' c; N& O: q, j  
  在罗屿走到了还在对着空气中画符文的知无面前，将萧琼记忆里看到的画面告知后，知无则是仿佛想通了许多事一般低头沉思起来，“所以这个世界是分层的，上面还有更高等级的修士，而这个三面神君要求十年内给他凑齐五行阴煞来看，十年后必有大事发生，而且他明显被什么限制住了，要不然对他这么重要的东西，还要拜托外人来做。”! k; X4 q. o+ R& f" V  
   知无不愧是知无，凭借萧琼的少许记忆都能推测出这么多信息，“而且，按萧琼原来的计划是收了阴土煞之后，这个地方就会变成养鬼之地，届时，她在跟某位核心圈子里的人物来伏击可能出现的隐世家族。”, ^/ U4 }! ?8 Z+ @  ^  
   “关于这一点，我倒是不介意，毕竟还有一个任务是尽可能活捉隐世家族的人员，就算死了，也要尸身完整，看来他很有可能会什么尸傀儡之类的法术。”罗屿补充道。  
   “看来这次的收获是挺大的，你现在打算怎么办？”知无看着有点样子的罗屿，问着他接下来的打算。  
    “现在主要是取消我的谋杀罪，这其实很简单，我曾经谋杀的时候在我家附近的咖啡店点了一杯南威尔士咖啡，有服务员和咖啡店的监控作证，后面再加上吴川的帮助和一点小钱就解决了。”罗屿说明了他的解题思路。\* I\* v0 \- \. N: l  
   “并且，在楼上发生暴力事件的时候，我和两位警官先生都被掉下来的吊灯砸晕了过去，事件的幸存者只有王静羽老师，可是王老师貌似被吓傻了，说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于是，人们只能把这件事情作为父母教育失败的典范。”  
知无望着趴在英语调研室的“王静羽”，这小子连这一手都考虑到了，“再过不久，事情就只会成为一个新的都市传说。”罗屿仿佛置身事外般地说着。- W0 Z; ?' ]\* s  
四个月后，一个穿着蓝色格子衫，下穿半身过膝裙，露出光滑的玉腿，身披卡其色风衣，五官艳丽的女子带着一个年纪不过十岁，扎着羊角短辫，穿着泡泡袖和公主裙的小女孩从纤光机场中走出来，“怡薇，是不是好久没有回家了，还记得这里吗？”- X6 G; o" s/ B  
“记不得了，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回来这里啊？”女孩小小的眼睛里满是不解。' {2 @) K% {# A3 y  
“因为这里还有些事情需要妈妈去处理，等妈妈和舅爷处理完了之后，我们再去各个地方玩，好不好？”  
“好，可是我不想住宾馆了，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好无聊。”" k% e4 l4 z# G4 n/ [+ Z/ w( l2 X  
“那我们怡薇可以不住宾馆啊，还记得妈妈之前的那个样子吗？”; F  {% i$ M, v% a- h  
“记得，那待会呢，你就先去一个没人地方变成那个样子，然后等会儿根据手机里的地址前往那个地方住，记得里面有一个奇怪的叔叔，千万不要听他的话，陪他玩奇怪的游戏哦。”5 i" I, c- r4 o2 t/ n  
等到女人将女孩带到机场的厕所又将一个小包裹扔给她之后，就匆匆地搭上了机场外的一辆出租车，“师傅，去宣滔中学！”- }' V2 S) |% J9 I$ M" R! v+ H  
“啥，那地方邪乎得很啊！姑娘。”司机觉得有点眼熟但想不起来是谁。  
“没事，我就只是去看看而已。”而已这两个字的音拉得特别长，似乎是在刻意强调，并且罗屿更是趴地一声关紧了车门。